

陽曲縣志

卷之十五
文徵上

文徵

陽曲縣志卷十五

正志告成區分圖表書略傳五體共著一十三篇篇各有例
又取舊志藝文擇其有關政要邑故者以類相從別爲疏傳
墓誌記序銘贊論說碑跋詩賦爲文徵二卷與正志兩兩相
印事蹟益明矣舊志原序附於後

上卷目

諫造浮屠大像疏

請蠲荒地逃丁疏

巡撫蔡忠襄公傳

定遠將軍張公傳

周文端公傳

府尹萬公傳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一

侍御傅公傳

王少參傳

王次翁傳

傅徵君傳

石道人傳

傅壽毛傳

裴節烈傳

李節慈傳

二烈婦傳

唐尚書劉公昌裔墓誌銘

巡撫蔡忠襄公墓誌銘

并州新修廟學記

英濟侯禱雨感應碑記

重修城隍廟記

築三堡碑記

築二堡碑記

石嶺關碑記

義學贍田記

儒學常平倉記

重修陽曲縣學記

修鼓樓碑記

重修鼓樓碑記

重修三立書院碑記

貢院號舍記

橫渠渠記

狐大夫廟記

下卷目

狄梁公譜系祀田碑記

狄梁公祠碑記

創建蔡忠襄公祠碑記

三功祠碑記

魏公祠碑記

忠烈祠碑記

陽曲令宋公生祠碑記

陽曲縣題名記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

太原府於公去思碑記

寶賢亭記

寶賢堂集古法帖序

三功祠記序

復古指南序

太原正祀考序

迎澤橋銘

狄梁公贊

狄仁傑論

狄仁傑舉子論

汾水源流說

府學石刻聖像跋

府學石刻聖教序跋

鐫補寶賢堂帖跋

雜體詩二十三首

賦三篇

舊志原序錄

諫造浮屠大像疏

唐梁國公邑人狄仁傑撰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尙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林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閒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亦立精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

舍化誘倍急切於言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福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尙憂未徧自餘廊

庶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王何謂盡忠
臣今思維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
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安宜寬
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僱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
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
無得少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

請蠲荒地逃丁錢糧疏

順治十四年巡撫白公如梅

題爲晉省荒亡有據錢糧追徵無由再懇

慈勅部酌議事臣查晉省州縣多處山谷之中民鮮素封地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

多砂磧南逼諸河有浸塌之虞北鄰沙漠有風霾之患素稱
疲敝之省年來兵燹頻仍又兼災侵屢見小民疊遭荼毒殺
戮他徙及饑困死亡者十去其六七僅存三四分之殘黎人
丁旣少地土自荒地土旣荒均徭自缺故前撫臣陳應泰檄
行確查清出荒地亡丁旣會疏具題請豁實出於情勢之不
得已也而部臣議令照舊徵收臣涖任之初據各州縣之中
訢情甚迫切案積如山繼而各處羣黎扶老攜幼泣懇盈庭
咸稱有一畝熟地責令包賠三四畝之荒賦有一人見存責
令代納三四丁之亡糧奄奄殘喘自顧不贍焉能代賠若不

亟請除豁將來壯者必至俱竄他鄉老者必至俱填溝壑哀
聲痛楚令人酸鼻_臣視之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誠有鄭圖
難繪者_臣俱宣布

皇上愛民至意婉言慰諭令其歸業一面密行查訪仍嚴飭各
州縣不得借端朦隱妄冀蠲免勒令將積年逋欠錢糧仍行
督徵去後及今備知荒亡之真包賠之苦催科之難敲扑之
慘_臣始食不下咽正擬爲此三晉劇苦之災黎請命適准部
臣議之覆奉有依議之

旨備行到_臣仰見我

陽曲縣志

卷十五

_{文徵上}

五

皇上軫念民瘼至意三晉士民無不歡呼望更生之有日矣但
彼時在省無可揣委之道臣且晉省地方遼闊未便止令一
道臣周流履勘致稽時日似不若卽令本管各道躬親確察
嚴行稽查庶無遺漏_臣隨與司道各官確商明白檄行通省
守巡兵備九道履畝清查仍專責右布政使潘朝選董理綜
核去後今據開報各道履畝查出民屯王田荒蕪地畝共三
萬八千五百一十八頃八十八畝零逃故人丁四萬七千二
百五十八丁半委屬眞荒眞亡毫無假飾俱取有印結存案
總由晉中自姜逆摧殘之後被殺被擄戶口業已蕭條又兼

連年災祲饑斃逃竄過半所遺荒地亡丁錢糧至今虛懸既不可就僅存皮骨之子遺敲扑包賠致違嚴禁而國賦虧缺兵餉迭欠總在此荒亡無可徵輸之內地方官無點金之術惟頹首以受參罰士民懼包賠之累惟襁負而思他逃爲今之計惟有亟請除豁庶熟者不致復荒逃者望風歸業將來可以漸次招墾以期地方改觀生齒復聚也既經司道確查明白前來臣復加覆核無異除荒地并逃故人丁應豁糧銀均徭數目文冊咨送戶部查核外臣謹激切具題伏乞皇上勅部作速議覆蠲豁施行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六

明巡撫山西忠襄蔡公懋德傳

徵君傳山讓

公名懋德字惟立崑山人卽萬厯己未榜陳德也既復姓蔡以壬午某月巡撫山西方先帝憂勞天下凡撫臣陛辭皆召對問方畧召公對曰臣至晉當先令晉百姓有飯喫先帝頷之至晉不貪不擾虛心好士士沾沾負功名者亦歸之署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八字於牌出則揭之以行蓋新建自期也公名道學先生先是官浙推官以至厯多省監司莫不講經濟學庶幾一用之有建樹晉三立書院祀晉先賢實爲舊講堂江陵時廢南樂魏公允貞撫晉表章修葺之後幾四十餘

年而興化吳姓撫晉適宜春袁先生繼咸提晉學復共大表章之造士士亦以帖括向往袁先生多得第於所謂三立者不知其何如也公至晉卽擬集晉士講學會秋鄰兵入東郡奉旨移鎮固關一帶防西踰癸未四月兵退始還太原飭集晉士講堂館餼如袁先生法聘魏知州權中韓舉人霖桑舉人拱陽申貢士某賈生某陳生某等講戰講守講火攻講誠明道統講財用講防河各有其說一時監司有司多迂公講學舉公汲汲約月三集初集講聖諭六句薦紳先生至鄉耆里老咸在焉再集講經濟凡國家大政雜務切時利害者莫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七

不諮辨之期實効而鄉耆不與三集則課諸生制舉義蓋因有司旣迂公諸生帖括外又多無所知故未及之以寓士心時闖賊已入秦秦警孔急士沾沾要功名者益多陽浮歸之如於所謂立功者旦暮焉而已也秋九月闖賊報窺河公還太原飭守太原城至甲申二月賊攻太原公旣以巡按御史汪宗友劾奉旨革職聽勘新撫郭景昌至固關聞闖破汾州退不肯進而閣部李建泰遁入清化公督晉城守亦頗殺賊有功賊日衆無援標營小將張權開南門納賊公經死三立書院中公軍應時盛請侍公死而死之先是公檄寧武周總

兵遇吉入太原爲戰守計而太原人士羣噪之以爲周以邊兵入城不可測周至忻矣公檄止之乃還

傅山曰余晉人故特傳公撫晉事今世所行書云公聞賊從保德州過河遂自平陽北還非也賊實無從保德渡河事賊旣渡河入蒲晉王恐實以書速公歸公亦以太原藩封會城且第歸守之圖後效其情也然旣死矣復何責公之死蓋古陳不占杜之善之流也卽死三立書院中公可謂不負講堂哉余嘗公論公撫晉雖死實無功公有功在爲江西提學時首識揭某萬某曾某皆公得意士之數公者節義文章爭光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八

日月公實先爲朝廷物色得之矣本朝人才命脈係提學官綦重如此

明定遠將軍張公印吾傳 徵君傅山撰

甲申二月丁卯太原失守阜成樓協守定遠將軍張宏業自經死傅子時寓嘉山聞頷之曰賢哉將軍以爲鄉尙多稱士大夫登朝廷科名受爵祿者尙多能死之有奇節哉旣閒過西山舊菴詢失城事乃守城士大夫無死者卽有死死擄掠幽繫無敢言乃始益敬難將軍哭之曰賢哉將軍是知辱之不可避矣聞城破人奔潰將軍徐下樓入樓南一窩鋪將軍

有壻某從將軍與將軍共理一繩似欲與將軍經以死者理
遺時手戰結繩梁閒不着將軍顧笑曰爾誤我事推壻出閉
門壻窺窗中見將軍徐解鞆帶腰刀下結繩梁閒踐壘石引
頸投繩以手爪心前一再死將軍次子凝种語余八日攻城
急將軍更過舍早飯飯且健將軍內趙掩泣不能食私謂婢
子曰何不害怕能多食也飯已不一言爲家人逕出一婢子
見啟嘗所御匱取一青繩子袖之去云趙是日亦自經死野
史氏曰將軍名宏業字印吾死之年七十一光祿卿泮之子
也翁古質廉靜爲鄉清白大臣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九

案公本忻州人張泮之子也遷居陽曲自泮始以指揮僉
事任太原右衛巡捕晉撫標把總又晉中軍都司子三凝
和官順天通判凝种拔貢生凝積阜成樓窩鋪妻趙氏凝秀
亦生員甲申二月八日公盡節阜成樓窩鋪妻趙氏凝於
家俱葬城北尹家溝連珠山凝秀于闐變守北城城破
死不知其所時年三十因公爲忻州人故列傳未及
附忻州志張泮字有源號文溪原籍忻州萬曆壬午舉人
丙戌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陞吏部主事壬辰終養歸遷
居省城之沙河街仕至光祿寺卿天啟丁卯卒葬城北尹
家溝連珠山子宏業祀忠烈祠孫凝和以祖蔭入監讀書
凝种順治
閒拔貢生
張守廉字惟一號見山拔貢凝种曾祖父爲郡弟子員博
學能文嘗入鄉闈已命中主司如廁歸卷書四大字曰半
聲莫誦墨跡淋漓不知所自甚異之意公必無行士出榜
過鄉先達傅公霖語其事曰此表兄也德行君子始嘆公
之不第蓋有命云公七舉不第一夕夢登壬午榜旣覺
指計之曰吾老矣及壬午子泮薦賢書夢如左券異哉公

以歲貢
未仕卒

周文端公傳

明端簡公福建鄭曉譔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宏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

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尙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事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不與上說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

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
儉於國不宜朘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
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
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給月廩公
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
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僱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
有數頃詭賜額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
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
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一

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
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
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京戶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
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
務揆宜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臣風

府尹萬公自約傳

明王文邁撰

當萬曆十四年而先生給事刑科也則劾罷大司農名兆者
朝野固已踵起目攝先生而聲直走赫赫寰中外已歲丁亥

請歸太原且二年而復改給事戶科其道愈勁其所中繫愈以當隱情無逃於是復劾罷兩都御史一尚書及翰林學士黃某是時上方精覈吏治不啻縣軒鏡夏鼎於妍媸而電威阿鋒迭運於愾和體牧閒故嚴罷尚書等以懲密僚嚴罷一學士以勵士氣上意若曰吾罷諸臣藉以答忠貞而吐蹇諤及安宗社而已先生意亦若曰吾以是秉禮芸世道庶幾驅鷹鷄而集鳳鳴無他腸耳已而例遷陝漢中僉事去蓋當衡者實高先生義而亦重忌先生名意不能無左於國計也先生安然居之曰均王臣也吾曩始者任一唐令邑疲而民貧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二

奸 變態孔出毛毳吾力能屏除而平蕩之今雖奪吾密地猶執鉞而臨也奈何不可以爲政耶於是叱馭任事而一切嚴罷淫蕩不軌及巧狎執事卽無益以害有益者戒有司所供金銀物玩悉非故府典程徒重爲法紀濫觴耳諸如修鐵引灌聽其言洋洋盈矣而實皆騷擾之窟甚衆及濫訟長刁巨蠹潛奸俱不當情法爲郡邑稱苦種種立掃而衽席歸之其獨傲視治唐尤備云先生居二年餘聞上亦嘗感而陰念之曰曩劾吾左右及學士某者其人安在會時稍少後恩仇漸曠遂轉先生尙寶少卿已又遷光祿卿副先生益憤激思

所以塞圖報國命者不一則力匡王事者裁侈惜費期撙節以完民腴膏自竇享外其不得已而舉者量悉半減之光祿市會而都邑富者率多以資綠藉免而貧民無力者則終身役役至有操四壁立以應事者又諸商納并王歇者相鬪爲奇貨亦或巧設乾沒獨肥則公私交累踵如也先生復爲之極力籌心各項貢取務擇廉吏從平持收而分派尤兢兢不枉自是諸商出入光祿亦自帖然相安毋虞匱覆酷及已也政譽驟起一時廷臣率亦有心折先生以爲往事激言果皆身律也而忌者亦用差息矣歲丙申海外不靖屢犯我屬國

而司馬懼且出多端叵測遂絕遠慮意許封貢幾可無勞於兵先生力爭其必敗遂上十事議出而司馬亦竟讀之心服其灼灼無爽然事已曠成不可悔矣無何遷南省太僕卿副復北調如其官自世平成以來文學士大夫不復問戎馬久矣卽當其官如傳奇焉其良敗常操於醫獸之口而符印淺深聽之胥吏而貴人幕客又且持其進退而邀金錢以示謀肥一境者遑遑不可勝數先生曰彼主馬者網何疎相馬者網何密耶於是身以程法法以程人蠱竄傲息請謁謝絕而太僕無惆悵於空名矣屬州縣民爲養馬者務善調劑而兩

使其間曰毋令馬瘠因以病民亦無令民疲愈爲瘠馬也州縣吏其有馬政與民政偕者則務物色當而立書賢與能上聞然卒不以此受一私饋士更相與重其無染已復拜太常拜京兆而京兆廡宇已燼於火其時又大內方急素珠寶等項日甚課切責吏民左右惶懼無以當意每託名節儉而中實損耗無已其內八也苦墊外入也苦胥甚且有八貢者什而無出償者伍流而凡一薪一穀之求卽家饒萬金不數歲月無不令人輕水火甘邱壑其有徼脫亡命則東西南北不可爲向而父子夫婦甘萍解骨折矣祖宗徙實根本謂何今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四

復旦旦蠶食無息而坐令茲天子咫尺沐浴地舉目蕭然悲扼就死地恐非本固邦寧之大計也先生曰今日者其寧舒於民乎無論爲室辦材出公費爲國計估出公平計必令一物一市一市一當其在官緩急猶在民緩急而公私毫不執偏重都人士計得免於毒始則交歡口誦以爲得京兆若此永譽而流祚反是者古之君子務悲焉而矯之意相冀如先生而後可乎意相冀如先生而後可乎夫使果可矯而悉如先生先生亦可安焉於茲瞑中矣

侍御傅公霈傳

明鄒元標撰

公諱霈字應霈號兆野舉丁丑進士與予同出山陰朱公門
公丰神凝重不妄言笑同儕翫度者輒厲詞色拒之予私計
曰夫夫端人必能爲國家肩鉅履鴻相視莫逆於心未幾而
予以狂言杖闕廷瀕死辱公顧護有加予竄夜郎去公亦拜
咸陽令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
靜鎮之咸陽拯饑興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
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宰近之矣以治行高
等人爲御史一巡倉漕再巡蜀批卻導窳恢恢游刃其所條
次國家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公以柱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五

後惠文糾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溺職者卽尙虛名不少
貸竣事還朝聞仲兄病遂請歸仲兄瘡而伯兄藩參公中計
事公義迫於中疏曰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著沈塞迂
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爲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
臣兄何罪獨臣令華亭與柄臣郤其罪耳罷兄不如罷臣便
旨下部議而有引例難公者遂鑄公職一級公議雖不行士
論譴之夫藩參服官至久且貴也以計免不過免官非死生
危急之介也銓臣至尊寵也御史雄司也公損其雄要與尊
寵者亢官可罷兄冤不可不白卽藩參與公服官久近尊卑

不計公之襟度豈夷所思哉嗟嗟世衰道喪閱牆釁作無論
販夫販婦縉紳家貴盛而愈隙分門割戶至通宵披情悽脚
杯酒者骨肉曾不得一沾其餘粒焉又有明詩書口譚性命
若數家珍至薄一切倫常方且軒軒以爲於道有聞所厚者
薄視公何如也公雖落職家居然偕伯仲墳箴迭奏怡愉觴
詠里閭傳以爲吉祥盛事海內有習公者旦夕引領公出而
胎育元氣增光廟社而公遽謝世悲哉夫人彫三光貫金石
質神帝千萬年惟此眞常一念耳公此一念卽起古先諸名
碩大儒絜德比誼何後先焉聞公爲諸生時父西岡公忽中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六

寒病不能言公夜哭而搏頰醫門投千金西岡公立起聞母
夫人訃憂病中時時寐語而見大夫飲食之公孝友縮結自
其天性夫世固未有不孝親而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
根孝親者詩曰我儀圖之仲山甫舉之公之謂矣予嘗怪太
史氏不別立孝友傳豈其謂無關國是不知孝友者三極之
維紐也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知言哉我國家以孝友
爲諸臣鵠金匱石室不知其有載公前疏者否予悼公亡恐
其湮沒不著敬爲之傳俾司世教者采焉鄒元標曰予束髮
嚮道冉冉至矣而知孝友爲聖學樞筭百行總萃云書曰是

亦爲政言孝友卽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勲名爲國家奠磐石
爛然旂常乃其豎立家庭閒宏遠如是雖齎志沒百世下鄙
薄亦當興起奚論勲名哉

王少參傳

明順天府尹邑人萬自約撰
截

公先姓陳名震字潛浦起吾其號也其父承德公有豪俠氣
重然諾公其伯子初爲諸生試輒高等己卯舉鄉薦第四余
偕升越明年余爲次兒聘公愛女癸未公舉進士令諸城諸
城瀕海有逋稅往輒敲朴足之公曰吾家茆茆而苦我民哉
然邑多大姓公廉其豪不少貸卒爲所中改襄城人曰肱折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七

而醫良公其有懲乎乃公卒不懲也時御史大夫辛公在秉
余辛公門下士閒謁問狀辛公曰吾佳令也後聞之歲稔公
開廩糜之身輒駕行野設鬻食用是活萬餘人時試諸生捐
俸起奎樓作人蔚起三載民深德之亡何辛公罷公僅遷南
大理評事民遮道數日乃去入留都時鄒南皋公有人倫鑒
獨雅重公往來不厭諸如浥海陳公謙益楊公輩皆爲莫逆
已改計部司庾事庾災祝融糧壞數千石部公驚欲責守者
沒陪公引罪謝且設法足之收強半煨燼又調出籌卒不失
額人以是多之以最入京師承封恩卽爲二尊人具服歸里

踞進堂下主爵者才公推寧夏兵使又改河南傳道故事藩
臬于臺使前無敢縱談公未艾而髮鬚半皤不作假態遇事
倡論不阿臺使及中丞曾公謂傳道才可兼備兵便疏于朝
部如議河南傳道兼兵銜自公始潞國游般遠出監司拂衣
去難代者公行攝馳車至因從史臺使露章主上遣使譙王
王斂跡不出因戒左右勿犯公也進參議守洛下與礦使聯
署竟公任稍戢亦素聲厭之耳直指某跡陝州守公知守亡
他解之辭稍直已行部公迎謁又紓遲竟劾公當調語多萋
菲公卽日束裝歸意適自如嘉言計偕公令上章復姓得旨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八

下部議如請易陳而王公更名曰辰字子呂號映冰焉承德
翁頗不憚公跪曰陳恩一世也吾宗百世也不及大人而正
之百世謂何翁意解計上直指公又劾公當罷主計者知公
竟止謫級調公喜曰吾可以長有吾親矣公罷歸禮呂祖祠
極虔夜夢有得不泄聞值翁大變體素肥毀甚晨將修經事
僕夜覘者謂寐也乃大寐哉其見夢語頗怪不具錄所著詩
文清逸有致多削稿不存公生嘉靖乙卯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距卒萬曆乙巳年十一月初十日也得五十一耳逸史氏
曰公天韻弘梓道義淬心艾而尚赤子耳內行淳至而不言

修也幼慕沮溺芬華中無所豔自奉外無剩物家藏不問數
而不言廉也自今歷藩服展布纏纒雅操大體而不言才也
向使逢世竟施可暉前人乃年僅儉人位不浮器寧詎遇奇
哉亡亦世希有知者故時而沈斂時而據梧天全神全德機
杜矣

王次翁傳

明濟南李攀龍撰

次翁子使君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中尙書大司寇省中余
時爲郎雅聞次翁爲人翁名尙智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
子員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豐驛焉驛於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十九

京師東北諸邊爲孔道次翁乃簿正厨傳筆使諸走約客至
當銜者蓋三年所馬車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
詣對幕府矣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尉譏客出入明
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於鄉眎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
矣一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
質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
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久不
眎產而長翁善賈及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己出語人曰兄
子某病則吾中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嘗不譙讓之豈爲第

五氏哉卽晉陽長老亦言翁傲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常施焉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方貴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鉅鹿使君所爲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移蘇州太守禦倭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不眎產卽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

爲使君亡慮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眎曩俸笥中二金誠腆矣廉吏何不可爲哉余爲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誠日暮途窮奪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爲而棄官則又去而極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實計畫無所用之而竊輕富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爲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卽狡亦徒爲罷去耳身旣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而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

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徵君傳先生傳

大陵郭鉉著

徵君初名鼎臣後改山青主其字也明季充太原諸生食廩
餼累世仕宦青主無膏梁習奇才絕世酷嗜學博極羣書時
稱學海爲文豪放與時眼多不合詩詞皆慷慨蒼涼之調不
作軟媚語最善臨池草楷篆隸俱造絕頂筆如鐵畫不摹古
不逢時隨筆所至或正或側或巨或細或斷或續無不蒼勁
自異畫更古雅絕倫一生重氣節以聖賢自命其元配張氏
早卒終身不再婚爲文宗袁公繼咸所深器重繼咸被御史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一

張孫振誣劾青主出萬餘金糾通省諸生詣闕代白卒脫繼
咸罪孫振甲申之變明沒清朝鼎新青主棄數千金腴產令
族分取獨挈其子眉隱於城東松庄棄員不應試出仕令眉
亦勿習舉子業肆力於古文詩歌並古今法書其學其書與
阿父埒青主戴道巾衣朱衣自名朱衣道人師事還陽真人
遨遊山水任其所往或劾其與南朝明赧帝通下獄嚴訊青
主受刑不少屈唯呼關夫子泣勘官憐其義代解乃得出嗣
後康熙戊午年間詔舉博學鴻詞當事
六科李宗孔
劉佩先諸公以青主
名薦奉

旨徵聘青主辭不就督撫遣吏迫就道至都中上欲授職青主
七日不食復佯癩將絕都諫魏象樞拜疏代懇賜骸骨歸尋
卒年八十歲所著有晉人詩兩漢人名韻兩漢地名韻左傳
人名韻地名韻傳家帖霜紅龕文集諸傳奇更著奇書藏其
稿於山中

徵君事實

徵君諱山字青主號公佗世爲山西大同人六世祖天錫以
春秋明經爲臨泉王府教授始徙居太原忻州曾祖朝宣寧
化王府儀賓承務郎正德十五年寓居太原祖霖登明嘉靖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二

壬戌科進士歷官山東遼海參議朝議大夫父之謨明經養
親不仕號離垢先生徵君年十四受知督學文太青先生

諱翔

鳳陝西三水縣人官至光祿卿

十六食餼爲督學袁臨侯先生器重檄取讀

書三立書院甲申遭亂棄青衿遊方外號石道人康熙二十
三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壽七十九歲徵君性至孝天啟甲子
父病劇醫藥罔效徵君躬禱順城關文昌廟蒙帝君賜藥紅
黑十粒灌之卽愈載祈藥靈應記其後父沒哀毀骨立內外
感動至順治辛丑居母喪臥苦枕塊不苟蔬者百日及葬四
方來會送數千餘人

石道人傳

昭餘戴廷栻撰

石道人真山者還陽真人之弟子也父離垢先生母貞髦君孕十二月而生道人先是道人從叔某托朝海比邱造梅檀香佛像至所費過贏中悔離垢先生告貞髦君貞髦君出所積簪珥貲百金請事佛卽夢佛指一臞老修爲比邱曰以是子汝及生道人時見所指比邱來俄而龍起所居屋角雷電大雨道人生而雨止生復不啼離垢先生出卜遇瞽比邱告之故瞽比邱言但向彼道旣來何必不啼當卽啼如所言果啼三歲時離垢先生偶誦心經句問道人道人不覺應聲誦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三

其下句六歲見離垢先生買黃精云服之不死輒出入取噉不肯服穀食強之乃復穀食七歲使就小學凡所授書傾注如宿通者十五補太青先生小試博士弟子員因小病取讀神僧傳慨然神通非難致事二十試高等廩餼以舉子業不足習遂讀十三經讀諸子讀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諸方外書會袁山袁公提晉學見道人藝以爲是子忠孝人不僅僅一文章士置第一公於三立書院教晉國諸才士三百餘人以道人爲祭酒而道人讀方外書如故公被巡按御史某誣道人伏闕疏辨以奇計公事得解以公道學終不告公

太史君常馬先生爲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公補官泰州約道人遊道人方服柏葉辟穀不答公書終身不肯見公撫軍蔡公怡雲修三立書院故事復以道人爲祭酒道人雖期集然不肯衣紳衣講學書院人怪道人道人善病受道還陽真人真人蓋神宗朝以祈雨驗賜印劔及紫雲綉衣者其神異見諸高邑趙忠毅公傳中歲壬午道人夢上帝議刼給道人單字不可識單尾識高尚字且賜黃冠衲頭心知無功名分遂製冠衲如夢中賜者放榜罷百三十歲長壽比丘賀道人道人曰比丘誣矣吾不中式比丘曰不中故賀道人頷之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四

取所製冠衲服之甲申之變竟服之不脫爲真道士道人傳姓字仁仲一字公他今年六十七歲矣

戴廷栻曰道人世家子時潔時穢以逃於人而畏人稱其家世人或以節義稱道人道人不受曰我方外人不知節義道人習舉子業則讀方外書及爲道人乃復乙儒書而讀之道人喜遊每遊諸山水勝刹至其門不肯入顰眉謂同遊者是有閣有廊有池及花樹是左右向果閣廊池花樹左右向如所度蓋近於宿命通矣道人猶自謂聞道而苦於情重豈真於情有未忘耶吾惡足以知之傳其出家慧根乃如此

按戴與青主爲至交其所傳必皆真切存此一篇足矣他傳不具錄作傳時先生六十七按先生壽八十此傳先生必自曾見之而然之而後傳之其情事可推而知也

傅壽毛先生傳

譔名失考

傅壽毛先生名眉陽曲人徵君山之子也其先世居戚里中先生七歲能小詩小賦讀左氏傳日試一題爲詠史五言一首十一二歲時爲大賦大詩日工麗值甲申之變徵君冠黃冠稱道人棄諸生業業醫賣藥市上轉徙無常家先生隨侍承父志日提藥囊出入闐闐中夜則父子講誦達旦以爲常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五

甲午歲徵君以飛語繫太原郡獄先生亦羈陽曲縣倉金陵紀伯紫合淝尚書龔公救之力事白得釋先生詣合淝之門譔紫芝賦以贈之合淝公收召才雋知名士滿堂先生喜議論與人辨駁前無強敵一日諸名人品評禰正平鸚鵡賦先生曰此小兒乞憐語漁陽摻搥氣盡索矣不足道也雲中王墳知其才曰何不作後鸚鵡賦先生於是振筆一書橫肆數百言捷如風雨奇氣欬崛盡掃正平之詞一座傳觀大驚伯紫更誦其紫芝賦曰是不從人間來先生曰我賦才纔出盧次梗上耳徵君急呼之歸曰無持布鼓於雷門徵君常集傳

史先生卽效班氏爲傳氏九等表附之作古詩近體數百首
不事吟風弄月之致橫驚別驅令人不可方物凡詩文皆以
我字著集言不苟同於人也書法絕工與徵君相埒兼工篆
隸圖章精絕一時又善畫放筆顛險層巒瀑布風濤從天而
下於書無所不觀少時好讀管子商子曰縱橫不如富強旣
而喜讀孫吳穰苴尉繚書習兵家言每以古今成敗倚伏要
害一日之微長自喻遂習技勇於汾州之古寺寺僧續宗爲
劉鎮帥部將鎮帥歿隱跡爲僧先生從之遊學手搏之技握
拳擊鐘響立應縱躍山阪上下如飛橫槊舞劍挽勁弩能左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六

右射山右故多武勇士以騎射擊刺名者一時皆出先生下
咸以周盤龍擬之先生嘗粥藥塞外出雁門過雲中歷野狐
嶺走灤陽榆關徑樂浪上谷以歸又嘗粥藥南方過豫適楚
流連江漢間所至輒詢其土風人物及山川阨塞堡障險隘
古英豪戰守處皆默識之先生有子二人父子祖孫相師友
還相代爲僕侍徵君足跡幾半天下先生偕其子輓車行暮
宿逆旅輒篝燈課子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則
予杖年過五十始棄置一切惟讀釋典自號小蘗禪發願力
累劫修行先爲王霸然後爲佛卜之佛佛許之康熙己未歲

舉博學鴻詞科或以徵君應詔徵君以老病辭有司逼遣之
以木版載徵君兩孫昇之先生掖以行至平子門偃息僧寺
是時海內名士雲集高徵君名進謁者駢填戶外徵君卧床
蓐不起先生出應客遍以情告蔚州魏敏果公知不可屈爲
言之朝遂得免歸時先生年五十二矣閱四年而卒病革時
不能執筆猶口授絕命詞呼兩兒書之徵君哭之慟作詩數
十首哀之未幾徵君亦卒

贊曰予少時讀外祖清源公我詩集序知陽曲有壽毛先生
而不得其詳今歲遇張君思孝備述其爲人不覺爲之嘆息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七

泣下也昔潛溪宋公爲秦士錄鼓勇跳盪辟易萬夫而胸藏
四庫書雖老儒宿學不能罄其囊底物然卒無所遇以死何
其與先生相肖也夫旣生之仍無所用之而世又無潛溪公
之爲太史者一表其生平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節烈裴氏傳

國朝布政聞喜翟鳳翥撰
截

裴母太恭人者裴念源封翁之繼室侍御希度之母姓范雍
熙居士之女也少雍熙公授以小學孝經女誠等書卽解大
意長通詩書手錄修身範俗格言繕作女鑑九工女紅泝
細事勤習居平喜言古閨秀幽貞事雍熙公曰是女也而士

行者及笄歸念源先生執婦道事舅姑孝處妯娌和御僮僕肅身任操作爲家人先內外胥就紀綱佐念源先生學試輒冠軍念源先生積勞成疾方永訣欲自盡以殉時侍御未成立諸子女尙在襁褓稱未亡人引妾心并中水波瀾誓不起之句以矢茹蘖和丸教侍御於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初宰堂邑卽以功令官箴慎刑恤民潔已報國告勉未幾寇警戒嚴曰存亡視此城勿以內顧二乃心卒保完堞時有夫人城之稱侍御入主工部政尋改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隕越爲先子羞侍御兩巡漕鹽凜持風紀直聲震柱下遵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八

母訓也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太原城將陷抱幼孫避城東園指井水曰昔不死以須今今又奚須呼老僕以幼孫付之投井死噫井中水之句其應在斯乎侍御時在都門聞變奔歸改東園爲寺曰報恩志母節烈也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恒嶽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而誰則鬚眉邪

李節慈傳

明舉人邑人尙時彥撰

李節慈者胡氏女也笄而爲蓋菴公配公諱維翰別號崑湖

幼業儒究心刑名精律例竟以蕭曹起家然長者之性委曲爲人求生謂寧失不經無虐不辜也考竣授陝西藩司理問上臺知公名遇疑獄輒付之民庶幾不冤蓋得天醇良資之內德輔相豈淺哉節慈于歸奉舅姑惟謹終身不衰從之秦公治吏事弗違家政凡束芻簞食縷絲細務俱綜理有節文下逮臧獲稱情中禮裕如也初舉女從官期年再妊公遽捐館舍節慈攜弱息拊靈牀泣繼以血千里間關蕭然一榻望斷雲安所作歸計諸臺憫公廉而死也畀之賻始扶襯旋風朝雨夕披荆躡險時有萑苻載道其不料虎頭入虎口幸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二十九

矣抵家襄厥事外家欲奪之志節慈曰未亡人不難以身殉先君地下徒以子遺一女耳娣姒中尙皆無子安知此遺腹不爲李氏一塊肉也皇天后土高曾考妣實聞斯言如仍弄瓦矢死靡悔矣舉丈夫子爲茂才君芳桂持以泣曰天報善人乎仁者必有後也茂才長其姊亦出閣節慈連治婚嫁事了方茂才學語時母口誨句讀年舞象出就外傳夜則機杼與呶唔聲相比寒燈明滅相對愁絕孰如若母子者一日爲先生壽乏資斧茂才讀書至無逸篇母以指工易金終廢無逸不敢讀讀則汨涕交頤弗禁太息茂才受母訓荷諸父提

命恪遵師說蚤采芹食上士餼闈中牘屢爲主司賞識以數
奇不售遵養待時節慈絕不介意貧賤患難其甘如飴泫平
宋公來令茲土聞式其廬曰志堅者儀秦失辨晉楚失富賁
育失勇如節慈夫亡子腹綫緒終始全之紅顏白首如一日
志堅矣旌門爲當世勸且以待天章之寵賁云

二烈婦傳

明侍郎邑人張頤撰

烈婦趙氏名慧寶字文姬山西太原右衛中所小旗旺女長
適太原府庠生蘭景昌奉事上下不愆於禮度內外宗族皆
稱其賢未幾景昌疾烈婦侍左右飲食自奉湯藥親嘗朝夕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

告天祈以身代俄而景昌卒烈婦乃盡斂其妝奩於其姑曰
夫卒妾獨守空房恐啟穿窬心復給其母迴家曰可爲夫辦
祭也母諾烈婦伺閒遂自縊於棺側時年十八殯日雙棺並
衢而行見者哀之成化七年有司以其事上詔旌表其門曰
眞烈復其家鄭氏名淑英太原左衛前所人父鑑頗讀書烈
婦爲女時每聞其父談節義事輒曰事不難適太原前衛百
戶陳義成化癸巳義卒於邊烈婦遣人迎其喪歸具棺浴而
斂之撫尸絕而復蘇者數四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曰吾前已
約吾夫矣死則同歸不可背也且吾無子則物留何用乃盡

散諸族人復爲長旛施諸佛前曰願結再生緣也其母及其親族百端勸諭不聽遂自縊於房中年若干晉王殿下聞而憐之襚以綵段太史氏曰人之所欲莫甚於生苟見理一毫未盡雖丈夫猶不肯舍生取義况婦人女子以柔弱之質生於閨門者哉其從容就死捐軀徇義畧無纖芥顧惜之心非志氣素定禮節素明烏能若此想其投繯之時天地爲之慘日月爲之暗鬼神爲之泣而烈婦必死之志直凌霄漢薄太清煥然與龍泉太阿之氣共爭光於斗牛閒嗚呼烈矣頤爲此傳遺鄉人俾烈婦凜凜然生氣恒在人耳目閒使爲人婦者知有所勸則烈婦雖死而有不死者存嗚呼婦人所立如此則號爲丈夫當何如哉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一

唐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韓愈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及

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
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
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
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
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
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
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
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
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二

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
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
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
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
桑交跡吏不呵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
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
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
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

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弔其家明年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太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從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來使乞銘銘曰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三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忘後人之慶

前明山西巡撫蔡忠襄公墓誌銘

汪琬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福王稱制於南京於是禮部尙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爲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繁有徒至於忼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勢

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酬其志又能倡率
旗鼓弁流盡爲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
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特予祭葬建祠諡曰忠襄是時權
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以是格
贈廕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搥腕長歎以爲報公未盡云先
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
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人西安掠榆林公
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
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四

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饒不報請發
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爲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
原於是太原復告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
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
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旣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
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已之促公歸也懼得
罪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
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皆
逗留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令衆或

諷公寇深矣盍循故事出境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乘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士欲劫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人三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五

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屍處賊遂戕而棄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藁葬於南門外之東岡

國朝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炘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臯境上可也不則與衆

偕奔俟賊之釁以爲後圖亦可也而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
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虵
蝮螳子之援張空拳裹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
以利而不顧怵之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
猝所能辦哉公蓋素宗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
不輟幸而功成名遂享有封爵則爲文成不幸而身死國裂
委屍溝壑則遂爲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爲
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
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爲歸宿以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六

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功夫
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
溯孔孟源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
學者不負君父卽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
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閒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號雲怡
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
崑山祖疇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旣
貴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歷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
行第一當入爲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

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
至郎中出爲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
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
政改寧前道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叙量移濟
寧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爲上官
所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公患之
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幸幕府戮
力敢相戾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
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七

尤貴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
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詘則爲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
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通
賓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謇謇之節豈不兩相
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勘定必需
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
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旣擢撫
山西愍帝召見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
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

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疆欲置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莊烈頗嘉納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齟齬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搯右捩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爲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蹙社稷而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旣已爭光日月而被小子織人蠹國僨宗之餘乃復覩焉面目騁私意以詘公論不懲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八

其心覆怨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熿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炣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炣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爲行狀叙公官政甚具予畧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

公平歸來雁門岌棄道阻修些河流滂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平歸來義焉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檀森成行些歸來歸來乘雲龍些公平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

臆兔胙雜豚肺些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平歸來元氣浩浩
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越千億年令名不
沒些

并州新修廟學記

宋知并州魏國公韓琦撰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古城徙州
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鎮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不
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
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
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卽廟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三十九

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歷初文烈明公鎬又建
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
其後生員寢廣至圯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
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
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改作始奏隰州
司戶叅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
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
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僕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
工視役撤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睥容儼然而

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
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
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
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
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
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
達學之本乎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
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
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

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
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
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
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
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
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
是吾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右宋韓魏公知并州新修廟學記乃省城建文廟之源流
也迨金燬於火始移建於今縣治西縣廟亦同時建其記

所稱置城之東南隅者蓋指唐明鎮言非今日之大城也
今之大城至前明洪武九年展東南北三面始拓而大之
舊志會城建於太平興國七年偏於西南宜卽唐明鎮所
占之地方也父老相傳今振武門內之四神閣卽唐明邨
之前街大關廟樂樓下之磚洞其後街也當年並無城垣
自宋移并州治於此始有城其城占至今小南關一帶地
方據此則記內所云東南隅當在今順城街左近惜郡邑
舊志皆不詳何所歷久文獻無徵姑識其說於後以俟攷

英濟侯禱雨感應碑記

金縣令史純撰
截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一

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爲烈石神考之圖籍乃春秋時
趙簡子臣竇犢字鳴犢與舜華齊名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
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立祠祀焉舊無碑記可考廟之右有
數泉出於蒼崖石腳間不乾不溢湛然澄澈其深疑神物窟
宅隱伏於中距數步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惜地多沙
漬逼於河汾不能鑿渠溉田如汾陰昭濟之利益也若時亢
旱吏民祈禱無不應者加以鄰道之人亢陽愆歲不遠千里
俯伏祠下請水是故一境之內民皆仰賴焉舊廟臨汾流而
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汾水漲溢遂易今廟守臣敷奏賜

廟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今縣境竇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城二大夫皆爲河東人無疑大定二年僕領是邑入夏雨澤愆期下民幾不聊生土人祈求無驗左右曰邑有靈神何不往禱而忍坐視生民之斃耶遂率吏民前往恭禱祠下焚香奠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遍滿山谷須臾雨澤霏霏比還城三十里如綫不絕抵暮猛若翻盆嘉穀奮興引莖拔穗不失時宜萬姓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歟噫竇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於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血食於此僕懼靈異之蹟之久而或湮也謹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二

博採輿說而貞諸石以垂不朽云

又有元至正閒碑記一通譌名失考其時駙馬貴臣搭海帖木兒監牧冀寧每值嘆乾必躬禱祠下輒應如是者三載矣因鑿石以紀靈應云文不具錄錄其頌神之詩曰太原之田雨愆期禾苗將枯民告饑我公監治爲憂之省躬自責情傷悲北望烈石佳且奇山之祠兮有靈祇竇侯千年名不隳奠鬯酒兮薦牲犧至誠有感不可期幽明相通理無疑靈其奮兮蛟龍馳雷爲車兮電爲旗密雲油然達四垂天瓢一瀉舉莫遺妖氛滌去人熙熙我稼既可甦餓羸我庾又足供明粢

陰陽變化孰能知神之德兮何偉而公之德兮尤何其作詩
銘頌祠前碑

又前明巡撫杭州于公謙暨巡撫廬陵蕭公啟俱有撰碑立
祠內于記在宣德癸丑年蕭於景泰癸酉年以僉都出撫山
右歷郡邑考察庶官是年六月不雨將抵藩城始雨旣駐節
又雨越四日謁城北烈石祠致祀觀其祠枕汾河峽口山石
峻立汾源衆流成澤巖穴雲霏自浮自斂石竇泉脉自瀉自
流自是設禱雨壇於藩城外每望烈石雲起必雨又次乙亥
歲五月不雨因病弗克致禱是月乙亥巡撫御史金臺李宏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三

古汴馬文升四明錢璉偕三司官率僚屬恭詣烈石祠祈禱
卽日雨隨至連三夕三司立石於祠請記

重修城隍廟記

明提學道滁州胡松撰
載

皇帝在位十有八年秋九月二十有二日太原府城隍廟災
焚之旣城中咸皇皇然故事吏之蒞茲土者自三司官而下
至縣史郵丞凡上任前一夕必先齋宿廟中夜起誓神云毋
敢傾僚陷吏暴虐小民期神之祥而佐其不逮誓已乃之官
任事廟旣焚過者興嗟發嘆於是巡撫都御史陳公謂神所
以保衆域民當亟復會官帑無贏金難其役太守張君環曰

秩祀敬神太守事也環請以身任之請已而召郡中耆老問曰若等知國家置城隍祠之意乎衆曰不知太守曰人情深厚善飾其勸懲賞罰往往遺於王法之所弗及唯神無弗聞亦無弗見若等有善官所不及賞神必陰賞之有惡官所不及罰神必陰罰之矣故神也者國家所以設教而佐官之所弗及者也於是郡人自晉王以下洎士大夫爭出財爲助經始嘉靖十有九年六月蓋工半而太守調知蜀之夔郡去人情不無少懈會新守趙君國良來代謂諸耆盍亟僱工以妥神甫數月迄工計修前後殿廊鐘鼓樓廚溥門扁坊模各極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四

藻飾煥乎盛矣趙守以予典文請紀其歲月義烏可辭夫神佐官之不及以治人夫人而知之使官不善爲政不和輯其民而撫安之將城墉隍塹悉爲荆棘狐狸虺蜴穴其中人且望而避之神其曷依享是官也者又人神之所依以爲命者也陳公字子學四川遂寧人張君字孟循陝西咸寧人趙君字邦遂同州人並名進士

築紅土橋凌井天門三堡碑記

明知縣鄧州彭而述撰
截

直指陳公按晉之二年於仲春防河之暇駐節晉陽柏臺取故乘而閱之原本山川相厥形勢知其要害扼塞之所在崔

苻竊發爲逋逃藪而鯁焉憂之爰立三堡其一則東北之紅
土橋也距省會可八十里許爲孟壽孔道士焦鹵不宜水民
卜居難以故輜軒商旅之往歷非聚衆不得以無事行而單
丁隻騎屢屢見告矣先是亦有以土房數椽築山麓石梁下
可容十人爲若輩嗔怒不旋踵遂廢去則地勢使之然也公
曰此非登高望遠爲久大基不可其二若三則坐落城之西
北爲天門關爲凌井驛兩處一道相連互爲首尾山之東盡
爲天門去城可五十里山之西盡爲凌井可八十里山勢崕
岬窳窳辨路一髮夏日蓄冬氣陰森畏人兩崖山骨如輪囷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五

熊兕不可名狀旁有深溝陷其脇稍上而爲石梯層齒積鱗
可二丈許扳籐牽蘿爲猿猱而上綠林諸君遂依此爲窟穴
如狙伺茂草如鷲伏深林往往見販夫市兒挾重貲輕鈔過
此瞭者瞭攫者攫罄所有而甘心焉得手隨遁逮有司發兵
擒捕而馬蹏莫施腰閒大羽無用而椎埋之侶已入無何有
之鄉矣嗟乎自有天地便有此山而行李之往來以性命爲
嘗試不知其幾千年矣公乃呼縣官而囑之曰地方有大害
不殲隱禍不消彌噬臍何及爲一一悉前狀如左取袖中三
處圖繪而譯之曰某處可以伏奇某處可以設險若以此蜂

蠱之毒無足重慮乎沒鯨之波潰於螳穴燎原之勢張於星火安在潢池之弄爲可高枕視之也且晉非無事之國也上谷雲中去塞外僅一牆之隔耳不必遠稽前代卽如世廟辛丑大同變起倉猝我叛軍石天節等出邊引北兵擁十七萬衆自天城徑趨三關直抵太原焚掠屠戮之慘古所未聞跡其已事若得山之前後凡隘口關喉之處豎以堅壘宿以重兵而山川形勢亦復諳熟胸中或出奇以截其鋒或犄角以扼其勢或固圍以老其師則彼敵人者輜重不繼多損士馬勢必不能深入而中宵北走矣亦安能直驅數千里如入無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六

人之境而飽載而還哉若此者非容民不可畜衆非建威無以消萌則三堡之設此吾所以再四圖維而於伏莽之戎小試控扼以俟後之君子作全鼎一臠觀云耳於是隨發贖錢一千五百金命岢嵐知州夏公與余董其事鳩工庀材相度基宇計堡於凌井者圍約四十四丈高二丈二尺寬丈六堡於天門者圍約八十五丈高丈五寬五尺堡於紅土橋者圍約二十四丈高如凌井天門而寬少讓各爲門一酌守兵於其上先是議取標營兵丁每堡各五十名按月更番卽以其賊之寢發定將領之最殿尋以舉事當酌其便莫若取本縣

快壯之精勤者爲之輪戍之法如前而月糧之設卽以本身之工食給之但須總彙先支不至仍如左右厠役者爲扣除爲那借而不得實惠耳是則青衣絳幘之侶何必讓投石超距之能殆隱然一堡一屏捍矣而又其勞逸安肆縣官得而問之不時考核習練務令巡哨得法草澤奸宄蕩然掃迹卽爲若功猶是故態復萌拾遺滋害卽爲若罪庶幾道路一清而太平可想見乎况行之無弊則他郡效之者必衆卽萬一外患猝生在我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欲復如向者之逐狐兔於原野而探玉帛於囊篋不可得也此不亦堅壁清野之一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七

法而久安長治之要務哉至於除溝之害則用大石扼其吭鑿兩峽深入之用胡粉與煉鐵二者爲攻治法而復折其向來之梯以絕仰攀路其功與修堡相爲表裏而事半功倍矣其堡之在紅土橋者名曰生民凌井天門者則曰安民曰全民明乎建堡設防之爲民也夫民吾民也盜未始非吾民也民而失身爲盜殲之惟恐不亟誠使萑苻之子計無復逞革面歸農其欲生而安且全之也又豈有異焉是直指意也故因之公諱純德字靜生湖廣零陵人起家庚辰進士臚傳前一日蒙恩召對稱旨次日擢御史臺是年按部晉中尙嵐知

州夏揚名字賓實山東昌邑縣人辛丑舉人

築新城永寧二堡碑記

明黃廷綬撰
載

陽曲縣治城西北二十里爲新城里新城稍東二里許爲永寧堡其略具王方伯語中先是永寧之役百姓曉然知大夫奉明詔以藩蔽貽我以安也新城人亦私相戒曰天子以大夫貽永寧人安大夫豈其築一永寧而止以稱塞明詔必不然矣吾屬父老且扶杖跪大夫堂而請之其亦貽我以安平于是大夫往謁鄭中丞而爲新城人請中丞卽檄大夫以安永寧往焉大夫慮事乃授陽曲君量功命日平版榦稱畚築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八

高則三丈有尋方廣可五里各門焉社倉一區以備稔且北防以佐異日縣官之急矢石甲兵之屬不下數伯計是役也營自乙亥三月歷兩寒暑而落成不愆于素落之日彼中父老更扶杖跪大夫堂而請曰往大夫安永寧今且安新城矣唯是不出阡陌而兩堡峙然爲晉民千百世計我晉民其有賴哉敢爲大夫紀不朽伐大夫逡巡謝去之不佞某曰以余觀於是役而知大夫善不用之用邪何以故陽曲以一縣隸太原亡論賦役困重爲里中父老憂卽上而郡守上而分部大夫又上而鎮巡直指使者一切公私倚辦于陽曲我陽曲

民不勝其困而往往逋逃其間且重爲一二君侯憂大夫三載持衡部中一切議罷之與百姓更始以是兩堡之築百姓曉然知其貽我以安也此而不用其如自撤藩蔽何非不用之大夫之善邪噫嘻此直大夫士苴耳頃大夫秉節鉞登臨封狼居胥之上北覘敵情異日疆場有事則此兩堡者其伏也如堅左右壁其應也如張左右翼其踐墨隨敵而使之相救也又如捍左右手誰謂大夫用民而僅僅在版築閒邪兵家譚曰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爲用不善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者兵莫不可用大夫有焉某不佞敢持是爲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四十九

大夫不朽伐大夫劉名漢儒中己未進士洛中人陽曲君屈名灼中甲戌進士關中人里中父老德之將與貞珉俱不

云 朽

案府志職官劉漢儒進士隆慶時任右參政副使河南沈邱人舊志知縣屈灼陝西蒲城人以萬歷三年任據記二人乃同時官於晉者府志於隆慶下不著幾年卽在隆慶之未數年似未必能如是之久任也抑府志有誤歟俟考又黃廷綬舊志亦不詳何官何籍

重修石嶺關碑記

明巡按御史邑人李光輝撰

陽曲東北一百里曰石嶺關北枕雁門南控汾霍上黨諸勝

最稱要害地自北兵歎塞上晉之境內稍稍偃桴鼓聲者已二紀餘矣天雄魏中丞奉璽書秉鉞西晉申令約束一意與百姓更始三晉幸哉比歲備塞上度關而周覽興嗟見其歲久齧齧僅一瘠岡勿問拒敵卽譏察不任也尋聚三事大夫籌曰石嶺當太原左臂倘有邊警吾不知太原而南何恃以無恐爲今日計其甌城便檄下太原守趙君君曰石嶺洞泉堊型滋費環關皆山也莫若因石於山因灰於石亡煩里旋踐更是徵其石城便中丞公采用之出幕府贖緩佐其半與總督王公疏請之報可乃授陽曲徐侯量功命日鑿石伐木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

參伍程勞羣公效能關之址延柔二百丈有奇城堞高二丈有七尺長廣崇厚視舊增三之一城門二冒樓其上角廬四公署一區若干楹旁治營舍若干楹亡何城迤邐起又倣豳人凌陰之藏鑿石窟藏冰者非一涸泉何患焉亟徙太原銳卒二百人往簡干城將某統之居常畫守一陴卽有緩急輒出銳卒張犄角勢以制人而不制於人蓋一人當關萬夫莫前者也自是太原左臂壯矣中丞公綏晉踰四載修烽堠築塞垣廣營壘後先佐大工者亡慮數萬金至於將材必擇士伍必練軍需必覈建威銷萌之計所以徹桑土而綢戶牖者

三晉赤子不啻登衽席上而用紓天子西顧拊髀之思也其
膚功爲何如哉是役也經始於丙申夏四月落成於秋九月
制用有紀工不告困事半而工倍之若徐侯者可謂才與誠
合者歟不佞輝辱爲諸大夫所保障敬搦管而紀其畧柄事
則中丞魏公允貞南樂甲第世家共事則左布政萬公象春
無錫人右參政宿公度掖縣人副使楊公紹程岐山人知府
趙君彥膚施人竣事則知縣徐侯守謙河南衛人俱進士法
得並書

義學贍田記

縣學教諭李方綦撰
截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一

邑侯戴公於康熙丙辰冬來令是邑下車後卽以教育人才
爲首務次年科試屆期念邑中與童試者寥寥不滿三十人
乃爲之愀然曰陽直古巖邑也人文衰敝若是揆厥所由毋
亦地瘠民貧急謀生而廢詩書故至此歟雖然父兄之教不
先則子弟之率不謹民不知學司牧者責也爰就學宮與謀
而義學於是乎立焉其學設有四區擇城之庵寺祠廟空宇
爲學舍爲講堂延邑中名士爲之師每季捐俸廿四金以充
館穀俾民間俊秀無力延師者咸得各就近地而受業焉然
猶慮後來者之不我繼也復查城西北趙莊屯古城村有先

報隱地二頃四十四畝八分五釐新開隱地一頃五十八畝
盡歸義學以正賦輸官以餘租入學其地有稻地白地二色
東至小河南至汾河西至民地荒灘北至夾堰老渠此稻地
之四至也白地零星不及備載本村高崖南有場房三間隨
場地一塊又查出三給莊更名屯地一頃四十五畝憲園墳
地三十九畝五分莊園墳地三十一畝向屬閩弁承業輸糧
今已奉文回籍併令義學承管皆詳請允行爰爲之記

儒學常平倉記

明提學道蕭山王三才撰
載

查得空月廩糧一項原議作書院供億支銷向屬本道循環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二

並無別項支用近來書院雖存而會課久廢本道不動分毫
而該州縣視爲長物那移借用指射相蒙大率歲月轉長便
屬烏有矣以學廩之羨餘廣學校之儲峙於理甚便孰與積
於無用而耗於妄費也因請於撫院魏公按院劉公皆報可
遂遵行通省諸郡縣之良相與從愚贊決議遂定據太原府
開報自萬歷三十三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計見在各州縣銀
一千七百六十二兩有奇行縣酌議照依多寡不等仍留該
府州縣作儒學常平倉本稍哀其最多者以益其最寡者其
法於每歲秋成之後穀價三四錢內外卽行收糴豐時設法

隨價倒換如遇荒歉年分穀價六七錢內外卽行發糶大約
比時價每石量減一二錢止許生員平糶人不得過三石則
上無賑濟之名而下得賤值之利貧富均霑可絕此有彼無
之爭而操縱在我亦無賠糧拖欠之苦且賤糶貴糶稍有微
息日積月累漸以充盈或好義者因而增益推廣不出十數
年之外可使諸生人食賤穀歲不知荒夫人亦各有心寧復
利升斗而棄禮義乎或於風俗未必無小補云

按今空月廩糧絲毫皆歸報銷誠無閒欸可動然前人嘉
惠寒畯其苦心良法俱可隨時變通爲之因志其事以信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二

夫好義君子

重修陽曲縣學記

督學賀長齡撰

嘉慶二十一年冬余奉

天子命督學山右官以督學名循分思職稱匪易也甫下車謁學
宮傾圮殆甚詢諸學博及諸弟子員咸曰修宜急而辭甚難
之曰學宮肇自金大定間地卑且濕屢修輒圮先是黃學使
議修矣而不果周學使葺正殿矣而勿竟蓋前後幾十年以
省垣首邑講學地竟付諸無可如何也余乃進而告之曰是
余責也抑多士與有責焉時有以遷地請者余曰毋庸若

卑且濕者之易圯培而高焉第爲之奚其難視學之明年擇學中某某董其役費無所出乃捐廉倡之謀諸當事諸大吏又明年無以繼謀諸學中人暨邑中人又明年將葺事矣費猶歉則又謀諸當事蓋三年而始畢功視舊址崇八尺其大成殿則仍十八年周學使修也用銀一萬六千有奇上下一心終始勤事時余視學亦將竣事矣因復進諸士而告之曰學宮之圯而後修也不可謂不難矣而卒以有成者懿好在人向特爲之而未盡者也今諸士之於學毋亦有爲之而未盡者乎夫畏其難而不爲終未有能爲者也不以難而不爲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四

亦未有難焉者也且此猶借助於人者也若夫學在已而已而人且難之何也志不立焉耳見不真焉耳孔子自叙生平得力先以志學論進修之要先以志道大學爲入德之門必首格致蓋必實有爲聖賢之志而後不畏難亦必實有見聖賢之可爲而後無難之可畏今學者讀聖賢書不思所學何事窮年累月俛首於庸濫時墨中曰是可捷得問以聖賢經義及聖賢志事則曰是甚難非時月所能獲又才力不逮也於虛何其惑也孔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曾是命之不知而可言學耶知有命矣胡弗以窮年累月於庸濫時墨者用之

聖賢經義也且以庸濫時墨僥倖於一得卽得矣而吾學已失況乎其未必得也以聖賢精義而發爲文卽失矣而吾學已得況乎其未必失也而或且曰制義可不講耶夫

國家之以文取士也匪以文也以其所以爲文也理不明矣辭將焉達理明必由於心得心得必本於躬行聖賢經義習淺者趣淺習深者趣深習之而得文不可掩矣習之而不得文亦不可掩矣離而倍之是終身於不得之途也而猶委於才力耶若云捷得吾不知其所得者安在矣若云文律不有先正之法程在耶夫學者將以明體而適用也彼庸濫者將奚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五

用也匪惟無用不啻荆棘身入其中窮年累月而不能以出卽出焉而所刺已多矣惑溺見聞蔽虧心術義利之辨不明取舍之途日雜其不至於支離謬戾鮮矣以視學宮之傾圮此何如也若夫沉潛經義深究聖賢立言之本與其教人之旨積歲月以漸摩之必無不得以之立言則順理而成章以之立身則知明而守定以之立朝則正大而光明茲乃

國家取士之意學者拜獻之資而余三載中所兢兢然欲與諸士相敦勉之微志也山右夙稱文獻邦三立祠後先從祀代有名人薛文清且入學宮矣以今視昔詎遂無人所患安於

積習則志不立惑於俗說則見不真故以難而不爲也愧余
薄劣無以爲諸生倡所願端厥志高厥見馴致其道勿以難
自阻久之而悅樂且有不能自己者則今日之役其不徒爲
觀飾也余行復

天子命矣後之人當更有進者諸士勉乎哉時嘉慶二十四年己
卯夏六月朔三日

修鼓樓碑記

國朝督學道杭州錢受祺撰

太原爲狼孟古壤山川瓌麗號稱雄藩周墉設立樓臺百十
有五中爲鼓樓樓啓三層飛宇嶢嶸上矗雲表遙與城樓聯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六

絡洵鉅觀也樓之下爲

缺

天門有堂三楹額曰建中立極高

數丈許中配玄天上帝歲設香火以時無越趾高五仞門開
洞 南 闌市北屏撫院幕府班治涖民於斯懸象耀兵振
武於斯建威故體勢嚴翼屏翰資其雄壯規模閎峻彈壓式
其聲靈寧第傳刻漏定晨昏高聚櫟以司夜云爾哉大中丞
督撫白公又安晉國績用有成繕城之役竣遂登是樓而諏
謀之謂城有譙樓以警衆也層構百丈俯瞰蜿蜒虹則阿閣井
幹亦何以異且樓建自唐鄂公監之今千有餘年而巋然蹲
峙非神物所憑依當不至此顧今稍殘缺矣櫺檻半圯黝堊

寢滅垣墉旣飾茲弗繕完是強表而廷裏也豈所以壯國靈
屹鉅鎮乎爰召閫司大俾繕以金捐於橐役不勞民雕欄刻
桷規畫良工甃甌塗壁丹雘殫營於是薨棟翬張疏窻綺結
麗若崑崙之玉樓鬱乎中天之華闕氣象燦爛睇瞻雲煜則
攬太原而挹雄圖不於是制勝哉維時左布政彭公有義右
布政王公舜年按察司王公際清守寧道法公若貞巡寧道
楊公廷錦驛糧道張公宏俊知府王覺民同知賈彥孔通判
丁贊育推官何訥陽曲縣胡虞潢共襄是舉而宣力營表實
董厥役者則都閫毛鳳翔也例得併書是爲記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七

重修鼓樓記

國朝巡撫蔣兆奎撰

太原爲全晉都會城中央有樓巋然直撫署之南建鼓其上
以序聚橈者初始所自志乘莫詳有順治庚子重修鼓樓記
云樓建自唐鄂公監之前此無聞焉庚子迄今又歷有年矣
風日摧剝木瓦頽敗嘉慶元年夏積雨經旬遂以傾圮余維
夫茲樓之設定漏刻警昏夜居高而遠聞闐闐之往來筦鑰
之啟閉所由慎也城之門凡八門各有樓而茲樓中峙特高
以爲之鎮我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六十年於茲太原冠蓋輻輳民居尤蓄班

志所稱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爲難治者茲焉旣富而
教風俗懋美水火盜賊之無驚天札疵癘之不作斯樓或有
所繫歟昔之人經營相度以爲民福者亦形家者言所由昉
歟且有舉莫廢樓以棲神民之所歲時禱祀也四達之衢塵
聯市合行旅遠近所共觀瞻也修葺之役其不容以已顧工
鉅費繁興作匪易越半載僚屬合詞而請咸願出俸入之餘
以襄厥事遂乃涓吉鳩工庀材焉樓平列八楹其上三重樓
下闕增以磚石泐者易之損者補之合計上下高十有三尋
而餘一柯一櫺有奇氣象岌峩規模庠豁土木磚石丹青暨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八

工匠之直計銀三萬四千二百七十兩閱八月而工竣

重修三立書院碑記

明巡撫吳姓撰

晉理學甲天下自明興薛文清倡明道教風聲漸被太原舊
有河汾書院爲學士大夫切磋地江陵擅政畏天下清議議
已厲講學禁鉗學士大夫口便其私書院中廢見泉魏公來
撫晉始光復舊制規模加廣大祠古聖人斷自風后至叔齊
凡十有八人鄉賢名宦列左右庶春秋隸祀典集弟子員講
讀供億取餼餘道化鬱起萬歷辛亥學使者苦試場漂風雨
始詳請前撫建考棚移祠居奧室然遇試則考舍試畢書院

如故嗣後制紛更名實漸舛訛予問詳三立本末鮮能道者
詢其址在試舍後余亟往瞻拜祠宇湫隘甚牌位錯雜無倫
次號房傾圮過半作養廢二十餘年矣余低徊傷之不忍先
哲道化久湮沒檄學使者袁君議稍廣其制應修葺者修葺
應釐正者釐正名宦續增入石公璞等凡八人鄉賢續增入
高公巍等凡七人事具載學使者詳不論予不能已于言者
蓋深懼後之學士大夫不達見泉先生建立書院與命祠之
意邪議朋興禍正學烈也夫古今聖人立萬世君道極則必
稱堯舜禹湯文武立萬世師道極則必稱仲尼立萬世臣道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五十九

極則必稱皋夔稷契伯益爲君而不求至乎堯舜禹湯文武
主德衰爲學而不求至乎仲尼學術陋爲臣而不求至乎皋
夔稷契伯益臣誼替春秋而下世已非唐虞夏商矣皋夔稷
契伯益其心則至今在也見泉先生之意固欲使晉諸士誦
讀寢食其中朝夕與古聖賢揖讓若曰必如此而後可鄉賢
可名宦如此而後皋夔稷契伯益可至可致吾君於堯舜禹
湯文武不愧爲仲尼之徒先生之望晉諸生與天下學士大
夫重且厚如此俗儒捫籥管窺誤以書院爲議論藪性命逃
虛無益人家國事是何異詆程朱者曰格致誠正無救宋積

衰也嗚乎小人破壞潰裂君子蒙其嘲邪說惑世誣民抑何古今一轍耶雖然理學在天地閒如日月暫晦必明如江河暫止必行胡宗愈林栗等能沮程朱於一時不能使千載下不以程朱爲君子江陵排斥清議拆毀書院不能使此書院不復興起於見泉先生撫晉之日崔魏門戶獄滋力與理學爲難今聖人手闢陰翳宣昭至道不能使日月終晦而不明江河旣壅而不行余不佞躬逢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官先生後闡明先生遺意亦願學士大夫之宦斯土生斯土者相與紹仲尼之道大舉夔稷契伯益之勲以再見唐虞三代之治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六十

則天下萬世之福未有暨是余之心也夫是余之心也夫遂爲記

貢院號舍記

邑舉人李德溥述

貢院之設所以掄才也建在承恩門西面城背水規制洪敞按明志其地係指揮使陳彬故宅以西南角水池及空地易之者也周圍四百一十三步今新廓一百四十九步牌坊三楹曰貢院大門三楹曰天開文運左右點名廳各三間東大柵坊前曰日月爭光後曰攀龍鱗西大柵坊前曰風雲慶會後曰附鳳翼大門內牌樓一座曰龍門二門三間曰登明選

公東西角門內明遠樓傑閣兩層前曰爲國薦賢後曰日監
在茲四隅瞭望樓各一座曰東觀曰西壁曰斗橫曰宿曜至
公堂七間額曰旁求俊乂上謹懸乾隆

御製七言詩四首扁額翰苑瓊筵酌令辰棘圍來閱鳳城闈百年
士氣經培養寸晷簷風實苦辛自古曾聞觀國彥從今不薄
讀書人白騎翮羽傳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 盡道文章接
上台菁莪樂育濟時才千秋得失非虛也咫尺雲泥亦幻哉
若有淚眶啼桂落那無笑口對花開鳳池多少簪毫者都向
龍門燒尾來 萬里扶搖正翮搏飛龍利見豈爲干志賢聖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六十一

志應須立言孔孟言大是難見說經綸推國士從來桃李屬
春官但令姓字朱衣點那惜三條淚燭殘 周遭圍棘院沉
沉景物當前總入吟材擬圭璋方特達文歸雅正薄艱深禹
門魚變辭凡水喬木鶯遷出故林寄語至公堂裏客莫教冰
鑑負初心堂前懸乾隆年

上諭釐正文體扁額 堂聯明有公議 幽有鬼神 場列東西
兩道文光應射斗 簾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 峯際中
秋適陰陽七十二氣節圓佳候 士逢大比正主臣五百餘
年聚會昌期 立政待英材慎乃攸司知人則哲 興賢共

天位勗哉多士觀國之光供給所在堂東吏承所在堂西堂後彌封對讀謄錄受卷四所中爲衡鑒堂五間聯遴選持平精光常溢驪黃外 甄收秉直樂育真同造化中藻鑑堂五間東監院一所額曰庶司清肅內簾掄材堂七間中額曰青天白日東曰天威咫尺西曰無貳爾心五經房七間今改九房北文昌祠一楹額曰文昌司命外西邊提調監試館各一所東西羅列號舍四千餘座舊係木版攢造忌回祿明隆慶庚午始易以磚嗣因赴試者衆額舍不敷歷經各憲添建至六千餘號迄今又歷有年所東西號舍地基不平東號前低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六十二

後高西號前高後低時逢陰雨流水灌入號舍碍難存身且號舍又低且狹道光二年正月葉藩憲護理撫篆舉人鄭起昌李德溥貢生張際昌據前情具稟親詣查勘與所稟情形無異乃商之藩臬酌議通省士子捐修隨府州縣之繁簡派銀行文各處士子皆踴躍樂從更有介休縣冀國定樂輸至一萬兩蒙大憲奏請議叙是時葉藩憲陞任福撫巡撫張因欸項係通省士子所捐卽擇紳士董其事壬午七月飭令原具稟者鄭起昌張際昌先建新號舍一百間越二載捐欸較多藩憲蘇飭諭紳士孟登先陳錦阮共和李德溥購買木料

備辦磚灰將舊號舍全行拆建先築地基復用銀五十兩買西面文昌廟香火地一段展開地勢窪下處用土填起越歲乙酉正月初旬動工共新建號舍六千九百有奇頂高六尺二寸寬三尺深四尺號內寫板俱用桌面坐下仍用木版視舊規加增是舉也經始於甲申八月下澣落成於乙酉六月中旬約費銀三萬有零迨戊子科觀光者更衆號舍仍屬不敷庚寅八月巡撫徐又添建一千零九十號前後約八千號舍南城上舊建有奎光樓牌坊一座額曰文光射斗登仙橋下樹旗杆二條前此並未勒石緣修志謹錄其巔末如左以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六十三

告來茲

橫渠渠記

明巡撫曹爾禎撰
截

三晉地瘠山多天高地冷十年中旱常八九故水利一事在三晉爲急務陽曲之西北距邑三十餘里有烈石口誌云寒泉者狀其清也與汾流合澤蘭諸村引以溉田然未盡其利蘭村據上流每歲旱水不足以遍潤諸村輒數數相譁小民相友相助之誼反坐此而携初議改修而蘭人懼失其利皇弗安余曲爲規畫詳爲勸諭俾因舊渠深濬之使注水而下而蘭地最高又從舊渠之岸疏一淺洫以供蘭人諸村之

民乃欣然從事又恐小民憚於力費難於慮始也謀之藩臬
監司守若令動穀價三百金爲鳩工庀材之用水道經處鑿
蘭村地三十四畝官給價一百一十九兩餘其匠役木石工
價祭謝神祇約用一百四十餘金又慮作者之不審於勢也
延河內老人侯應時相之此老饒心計諳水利覃懷陽翟俱
著成績是役凡兩閱月而告竣請之者橫渠之民也因其請
而倡之者余也綜其事者宋陽曲權也目營而手畫之者侯
應時也而揆其繇成肯分潤以普之諸村者蘭人之樂善好
義也然余更有進焉爾民之三時勤動春秋修觴酒豆肉故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上

六十四

事以無失鄉社歡余亦爲吾民樂之矣

狐大夫廟記

徵君傳山撰

木橋門壕南道右狐大夫祠蓋祀恭世子傅伯氏也故湫隘
都會無別祠有司祀典輒此焉葺然無厥初歲乙巳曠有禱
之應居人始謀報功略莊嚴之有殿有寢有垣有門僦隨竟
卽不沉沉靈之來也揄蠲穆也西南百廿里實有狐山山椒
有祠麓有墓云大夫及二子墓咸在焉山隸交城似山經所
謂狐岐山者也故傳交城爲大夫故里云左氏傳懷公圍實
殺大夫以不召二子故其言曰子能仕父教之忠至今儼臨

晉地惠及蒸民者忠之賢也千百年來非學士家不知有園之名而園不能不令大夫之祀至於今不絕其一時所謂君臣者又何足道方世子鬼見時大夫告以神不歆非類其芥蕙秦晉間耳類與不類歆與不歆顧難歷言之而地襲曰晉地人襲曰晉人舊都舊國望之暢然卽仁人之於桑梓可知矣

御製

康熙四十年

聖祖仁皇帝幸西省至太原詩

黎元瞻翠蓋三晉力桑麻納稼知豐稔祈年憶靜嘉邊無戍
卒苦巷有讀書家此幸非遊玩隆冬見玉花

聖祖仁皇帝御書對聯

雲裏帝城雙鳳闕

雨中春樹萬人家

賜陽曲縣知縣臣黃應中府志

御製

狄梁公譜系祀田記

明知縣鄧州彭而述撰
截

縣之南治十里狄村相傳爲梁公故里余每以迎送出郊少
憇古槐蒼沈荒岡野火欲求公一綫之子姓而問之蚩氓瞠
目相對能言之家絕少良可浩嘆前中丞范公下檄延搜不
可得會憲長范公鷺倚誨余曰梁公以社稷功再造李唐天
之報施善人克昌厥後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子爲我細諏之
吾少讀黃魯直集見公後有名遵禮者稱其爲避五代亂去
太原占籍江潭間爲通議大夫雖家食荊州而墳墓實在陽
翟此公誕育之鄉苟得其一二苗裔而衣冠之風教關焉余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一

於是榜其說招之百里之內得四人拔其老成者二以報學
使者乃命余爲二生賦采芹攔入梁公祠內洗爵奠俎將歲
時伏臘稱弟子員爲梁公奕奕後一段佳話至詢祠所繇來
則固元輔吳公昔墳撫晉時所捐貲任租建於三年前者也
於時中丞蔡公與夫藩臬道郡諸長各蠲俸爲公置祀田三
百畝用以春秋時享勿墜公緒噫既有其孫則公之統系勿
或湮也復有其地則公之黍稷勿或墜也雖勲臣有廟載在
祀典而此閒爲公生長之地巋然一室應與大禹泰伯季札
伍員諸祠長存天地閒詎不休哉然則後之君子生此地者

先賢在望儀型不遠而宦遊此者奔走階墀英爽憑依則師表之念亦可油然而生矣於是壽之碑以計所爲不朽此田者呼兩生而盟之曰此後若等象賢輩出以無墜家聲恪守故土視此石若等不肖將欲割此田而市之亦有如此石是田也誠強暴所不得而侵雲初所不得而貨者也爰作譜系祀田記俾後之人知所考焉

案譜系祀田碑石自祠廢後湮沒無存嗣聞郝莊延祚寺塔院因掘土得一舊碣剔視有祀田等字云云未曉何碑僧急以土覆之後亦無知之者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

狄梁公祠碑記

國朝知府延津周令樹撰

人臣不幸而遇國家之變不欲僅以去與死完其身名而必委曲紆徐以求利社稷斯不得不濟之以權然行權而不得其道或至遂喪其生平僥倖功之一就而嗜利偷生之輩皆得藉口行權以陰陽首鼠於邪正之間則權反足以隳天下之臣紀上下千祀而得一狄梁公焉世皆多公能反周爲唐稱公爲善行權則信能行權矣然非世人之所謂權也世人所謂權者委蛇詭隨順而柔之利而導之巧也藏其機閉其鍵候瑕伺隙捷出而制之術也此以語平勃之事呂后則近

之槩而擬諸公則不可何也公剛果直亮人世突梯滑稽挾巧任術無論公所不屑爲與不能爲武氏之所以嚴憚公與公所以悟武氏而安唐室者正以其不出乎此何則武氏之才十倍呂后呂后一悍婦人耳彼武氏者智足以籠駕盈廷之臣力足以束縛天下雋雄而制其命而或將持之以巧刦之以術譬則以卵投鍛耳惟公也正色立朝險夷一節當官而行張膽而言不媚嬖寵以求容不避羅織以脫禍若揭朝陽之光以消積陰也若巨浸稽天而喬嶽之屹立也易曰中字信及豚魚武氏雖頑能無信公哉惟其信公故光輔譖之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

而不黜俊臣陷之而不死至賜袍製字以旌其忠宵小從之問自安計而後鸚鵡之夢可一言而解姑姪子母之論可一言而悟也不然吉頊昭德之輩豈無惓惓於廬陵者而顧惟公之從哉人皆知公事武氏爲行權而不知公之所以行權者固不以巧而以誠不以術而以道也嘗論平勃之事與公正相反平勃飲醇酒近婦人以自全而公盡忠補過嶽嶽侃侃平勃以車馬黃金私相結驩而公廣援宋璟桓彥範之倫羅列於朝平勃因審食其白事而公至面褫昌宗之裘平勃值呂氏之死倉皇刦酈商誑產祿幸而得濟公及武氏之存

從容開譬一言而還廬陵公終其身事武后復辟之事功出他人而世未有不諒其心乎唐者也令平勃而先呂后死天下萬世豈有諒之者哉故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後之行權者若狄公則可也史言公太原人則太原之祀公其來已久今郭南有公祠廢址荒榛壞垣碑版莫辨辛亥夏令樹奉

命來守是邦每公事道出祠下輒下車徬徨思所以新之越明年秋克集事益斥其地爲殿及廡若干楹像設鐘磬之屬畢具城東南數里故有狄村并命立石表其間公無後擇其里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

之一二讀書知大義者使典春秋之祭惟公生平大節有世人知之未盡者故論而列之俾後人有以覽焉

創建蔡忠襄公祠碑記

乾隆十八年巡撫胡寶瑑撰

苟裨於社稷民生不憚况瘁勞動勤事以殉其祀皆合於禮經况當狂寇猖熾之時舍生取義尤關世道人心之大防哉忠襄蔡公以崇禎十五年春撫晉卽討平大盜王冕時李自成陷豫寧武總兵許定國赴援潰而歸公復定其亂及賊犯晉力竭而節完炳於日星矣乃福王時以公不守河爲失策但諡而不廕不知公於初涖時自成方破潼關勢必向晉公

謂晉地延袤二千五百里無堅城惟恃一河天寒冰合處處可渡卽疏請發禁旅並調正保二營宣大二撫以合兵背關一戰迄不能用迨事益急中朝亦憂之然無兵可援公以疲卒三千禦百萬強賊於河上屢挫大慶鳳陵吉鄉諸渡無如天心已改獨木難支岢嵐保德偕告警會城洶洶憂在蕭牆晉王手書趣還越三日賊渡河嗚呼公守河則賊不渡而禍內作公還則內禍息而賊卽渡是守河亦失不守河亦失必敗之道也豈人力所能爲哉當其失河罷官朝廷已命郭景昌撫晉或請出城候代公不肯律以春秋子哀去宋之義臨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

難自免殆無譏焉非守死善道未易幾此立懦礪鈍是亦百世之師也壬申冬十月寶琮來撫是邦考其舊蹟祀事闕如總藩多公提刑唐公觀察莊公咸以爲請太守顧公令尹王公則庀材以待余曰是爲政之先務也昔公講學東林殉節於三立祠卽今之晉陽書院闢其隙地而構堂廡以享公從公志也或謂公學宗良知是言始於孟子不始陽明蓋吾性虛靈不昧之本中庸獨知之地乍見孺子之眞非獨人有之物亦有之不然而金石何以貫豚魚何以格是固其得於天者何疑於人何譏於公公諱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同時布

政使趙公建極永寧人兵備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藺公剛中陵縣人冀寧道畢公拱辰掖縣人太原守孫公康周安邱人都督僉事應公時盛遼陽人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公志泰虞城人皆從公就義咸與祀焉

三功祠記

明兵備道福建陳長祚撰

三晉表裏河山夙號形勝隩區國初斥堠萬里沿邊設備最爲嚴密自正統己巳之後東勝玉林相繼失守藩籬旣撤與寇矣嘉靖壬寅入寇太原邊患遂從此始嗣是無歲不入蹂躪內地幾成邱墟穆皇初復丁卯寇益鴟張復謀大舉以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六

太原殘傷入無可掠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南關編戶數千貨財畢集且土城卑薄易破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衆決驢皮窰口分道入寇謀報至而遊騎力抵近郊惟時萬公以憂歸代者王公以防秋移駐寧武藩臬諸大夫齎捧入覲相繼出疆惟先大夫與郭公居守外逼內攜人情洶洶有頃聞寇陷石州衆益危懼或欲撤屋徙去或欲挈孥而逃訛言流傳一夕率夜驚四五至晉國主亦怖懼不寧先大夫郭公撫衆曰賊衆而銳此誠不可與爭鋒然吾有城可據獨不能守乎傳諭遠近避寇者盡移入城分派軍民乘陣登陴郭公

守內城先大夫獨當南關一而衆皆危之先大夫直任不避
出庫中諸守具置內外又發金錢市酒脯懸賞罰以風死士
舉炮火以揚軍聲敵偵我有備遂中沮引去卽未嘗對壘交
綏令封豕長蛇雙輪不返而金湯亡恙衆若更生所以不至
於倉皇瓦解者誰之施也寇退大城南關高厚與內城等明
年先大夫與郭公相繼遷秩行晉士民謀曰賊垂涎南關已
久往歲倘城守不嚴關以內皆魚肉矣祀典凡以勞定國與
能爲民捍災禦患者皆禮不可廢矧吾儕小人賴二公保障
又情不容已乎相與擇地建祠貌而祀之奉萬公居中顏其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七

額曰三功祠一以安常處順布德宣化爲功一以履危應變
保境安民爲功此去後輿情合祀崇報之意也不肖幼侍先
大夫每談及石州城破之慘南關城守之危輒咨嗟嘆息爲
地方恨不知此邦之人得全城爲幸遂侈以爲功而並列於
祀典也祠先建於西湖景後移於東城天妃廟客夏兵備西
來聞諸故老邀拜祠下不勝感愴因順民情卜地於南城外
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主焚修工旣成撮其事之顛末勒
之貞珉聊以備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萬諱恭別號兩溪
江西南昌縣人嘉靖辛丑進士於嘉隆閒撫晉郭諱斗別號

麓池雲南人先大夫諱瑞別號文峯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郭官驛傳道先大夫官督學道

少司馬魏公祠記

明按察使京山李維楨撰
載

魏人少司馬魏公兄弟三人稱才士而公名位最著初舉進士除荆司理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公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卽江陵於公不可得親疏用治行高等召入京拜山西道御史無何江陵事敗削其子冒科名起家者公疏論諸閣臣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事者憾之謫公判許州天下偉公氣節不隨人嘖笑如此尋擢理鄴郡南吏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八

部郎光祿丞已爲少卿爲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乃爲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久之甫遷副都以父老諸昆弟卒請歸養旣歸以閱邊功晉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內治則除貪墨廉徵斂慎刑獄鋤豪強扶單弱飭紀綱正風俗自諸王以及縉紳閭里一切繩以禮法毋敢踰越卽有銖兩之姦無所不察偷魁市猾聞風遠徙一二狐嘯之徒口實曠權虐政流言熒惑幾構大亂下令捕索不崇朝而定又爲復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立功立言之賢爲宮陳俎豆駿奔走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者人文蔚興外治則繕亭障

築塞垣延袤千百里刁斗相聞治器械儲芻粟足支十年悉捐其金矢之罰以從事民無所與省司農餉數十萬禦敵善操縱歛市無譁而金繒不加益其餘力且以禦倭討番爲天下倡人人誦功歸德先是巨璫出領礦稅爲民鑿齒竅窬而礦璫爲甚公力持之又上書言朝廷得失上切責公戇而嚴憚者至設爲大不道語中公賴九廟之靈陰驚不爲動以故廷推入佐九卿不報而山西因得久覆公德宇去之日攀援號泣日千百人爲羣度不能留則相率醵金置地當國中爲祠祀公以志没世不忘之思又三年公卒所司具言公生平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九

爲國名世其在晉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宜覈稽詳實以行旌異事下中丞李公侍御康公而余不佞承乏攝藩篆哀集諸道諸郡將吏士民所陳述公狀凡數十百事以上兩臺大要謂公孳孳小民之依慈父嚴師交相爲用公名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大名府南樂縣人舉丁丑進士朝衆方議公贈諡余楚人也爲楚詞一章饗公

睽戎索兮晉疆何豺虎兮披昌民子遺兮膚剝牀中丞畫熊兮省方左貂左騶兮扼其吭排閭闔兮敷腎腸清君側兮無良畏日愛日兮遞流光蘇粵蘖兮無淪喪河汾兮霍行功德

兮山高水長客并州兮十里霜將無同兮故鄉無以公歸兮
胡以公亡尸而祝之兮國中央簞食兮壺漿走謁歎兮皇皇
魂陟降兮帝傍尙顧茲兮烝嘗我有二天兮德靡爽均四時
兮歲穰穰吁嗟魏大名兮無量宜爾子孫兮世發祥

忠烈祠記

國朝巡撫三韓劉宏遇撰
截

戊子歲姜逆猖亂雲中羣逆弄兵三晉雁門內外悉無堅城
狗彘輩開門揖盜者比比獨諸君三十餘人堅壁奮戟致身
不顧視死如歸真與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嗟嗟功烈亦云盛
矣時余任江南聞之不勝贊嘆庚寅奉璽撫晉始得識諸君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

事實越歲乃謀諸同事曰非忠無臣非孝無子歲久人遠恐
淹厥祀欲與諸子大夫祠祀之言一倡而忻然樂助者釀千
餘金以四百金購基址四百二十七金易丹漆木石六百七
十一金給工梓塗丹腹負木石者遂大葺祠於省之西垣其
董役事共推能於驛道祝君祝君首任焉由是三月度工四
月竣工不二時觀成祠之堂正五楹兩廡十楹中有拜廳三
楹儀門大門各五楹規模嚴翼體制咸宜僉議香火需人復
於西隙構退廳七間靜室三間延羽士朝夕侍之又以二百
一十金製龕座鑪瓶供棹併薦祭用贖銀一百二十金置地

歲徵其租以供祠祀蘋藻及養羽士庶厥成可觀而可久斯爲記

重修申公祠碑記

國朝督學劉種之撰
載

府城鎮朔門之南有申公祠祀故中丞申公朝紀也按通志公遼陽人以順治二年任山西巡撫越二年遷陽和總制晉士民思其德爲祠於會城蓋公撫晉之日雖淺當戡定之後勞來而安集之又去其大不便者以務與民休息故民思之久而弗忘也志稱下車之日糾劾墨吏清獄囚裁吏典約束胥役革除募夫一切興利除弊事事行以實心而功之最著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一

者首元奏復驛站晉省爲秦蜀關隴之衝征調頻仍供億滋衆自明季裁驛充餉閭閻騷動子遺之民靡有起色公復站之奏行驛困始蘇民安其業去官之日攀轅泣送者不絕於道則信乎功德之深有孚祀典也祠創始於順治四年丁亥乾隆壬寅晉人以祠之久弗葺也而更新之工旣竣余爲文刻石復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維此晉陽神京右輔昔在草昧未蠲疾苦公來鎮撫憫念民勞旣免轉輸克緩征徭靡疴弗去靡廢弗舉帶牛佩犢稻田芸鼓翼翼新宮肇始丁亥有秩斯祜百四十載

獻歲發春實維更新麗矣楹角美哉奐輪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以妥以侑享祀不忒

陽曲令宋公生祠碑記

明布政邑人馬諫撰
截

今上御極之四年天下復當大計吏我邑令宋公當再質成朝車將發士民傾邑出都亭擁道遮留者攀轅持轂尼不得行公亦爲之停車慰勞涕泗交下若免赤子於懷者旣去而民思之甚於爲令時都人士數百千人醵金爲公之祠肖公像以祀屬諫勒其狀於麗牲之石按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事官府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晰規畫務爲久遠而精力能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二

推行之甫坐堂皇首飭吏胥於庭謂法行必自近始吾安能手足昵若忍令我單赤豺虎嚴若邪援筆黜羣不逞者數十人雉門之內人人若負冰雪矣乃稽賦稅故事催科無藝公不憚持籌較田肥瘠以爲緩急而聽民自輸民樂其無額外費也賦入轉溢平昔訟言盈庭對簿者鱗集公精法審斷剖決如流以故案無滯牘邑多鷗冠公窮其淵藪得博徒之雄黠者重按之械繫以徇枹鼓不鳴探丸之奸屏息間左晏然已復大稷道殣相望公便宜發粟佐以俸薪仿富鄭公煮賑法綦布數十餘區分飼就哺者不足則勸民協助得穀數千

餘石全活數十萬人又以其餘分給下農資之播種更獲有秋歲當踐更民以贏縮自列者匿其情鉤距百端終有遺照公曰爾貲可匿爾田不可匿也手程賦書清弊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一切徭役以是爲差民甚便之所部善其法遂絜爲令妖氛熾甚薄我都城當事者就公畫策公周行比閭簡良家子而諭以禍福部署登陴則人人如在行間屹然山河之固矣他如遴耆碩爲三老嗇夫申明皇祖六訓以化誨其子弟而月旦與博士弟子講論經術旁及藝文公之所以治陽曲而爲德於民與民之所以德公思公肖像以祀公者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三

類如此此可以覘直道之在民心矣公名權字元平河南商邱人天啟乙丑進士

陽曲縣題名記

明尚書樂平喬宇撰
載

陽曲爲山西省第一縣令於此者朝夕經畫勤惕罔敢懈加以呼召迎送之繁徭役供億之費旁午襍沓殆無虛日厥惟艱哉必明斷以涖政廉慎以持己斯克舉其任矣汝寧張侯景以進士知縣事精敏剛潔下車首問民疾苦抑豪縱蒐蠹慝聲價赫然期年政化大行乃告於僚佐曰內外諸司官署例有題名匪特識歲月紀姓氏而已蓋善善惡惡咸寓於斯

自洪武永樂以來前令凡若干人悉漫漶無考非缺典歟爰稽故牒載名氏及里居分年彙次而刻之於石以爲來者勸於是都御史陳君邦瑞寄書于予願惠一言以記其顛末予因嘆朝廷設縣令曰親民之官實以導揚風化撫字黎氓之寄責成之厥職重矣其中治蹟彰聞賢聲茂著者類各不同大率以培士氣興民行爲首務是故書姓名錄籍址詳其履歷之由俾觀者循名而指其人曰某與某也賢某與某也否以賢爲勗以否爲懲瞻視對越之間有不感動而興起者乎張侯此舉其有裨於官箴仕範也大矣侯屢膺薦剡將有顯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四

擢他曰嗣侯而至者其必體侯之心行侯之政慎修乃職務以第一流人物自期待以垂譽於無窮則題名之舉庶幾爲無負也豈但克堪繁劇踵前人之芳躅而已哉

太原知府於公去思碑記

明榜眼汾陽孔天孕撰
截

皖川於公以工部郎中來守太原至壬戌調去太原人思其德不置議建生祠勒碑頌德政公門人進士潘雲祥者邦之彥也特書其大政八事涉汾屬辭焉其一曰定危虞言家丁叛亂之餘雖略勦擒然猶反側未安人心疑畏城中朝警夜呼禍福叵測值公下車旌別淑慝加意恤輯曾不浹旬吏民

悉安堵如故其二曰禱雨澤言庚申歲旱自春抵秋米價騰踊民不堪命公齋心徒步徧禱羣神俄而甘澍響答晚田皆穗焉其三曰急賑濟言大旱之時流餓顛連道殣相望公私束手弗克引援公惻心勞力庾粥並施而嗷嗷奄奄賴以全活者奚翅十萬也其四曰修城池言省城城自辛丑議修未果公是時抗議修浚陰以荒政之法存哺就食之民且其費省功倍保障益遠也其五曰省里甲言陽曲當郡孔道百役之需奔命已疲公隨事調停刪繁就簡公私兩便而民力蘇矣其六曰興學校言饑饉薦臻之餘人救死不贍至博士弛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五

講羣徒失業公方優卹倥偬尤加意匡飾點勘文章周給貧窶惟日拳拳焉其七曰復堂宇言郡庭廡舍燬於叛卒僚吏至綴葦以居公至一修復之視昔稱壯然事不繁費而民無勞擾也其八曰裁行戶言故事有金楮二行以應上役惟金行於義匪經公力除去惟於楮約定經用之數令楮行不乾沒而已至於正己以抑貪暴嚴毅以攝姦豪慈惠以達幽隱剛明以折爭訟抗直而不撓廉潔而不污凡若此者非復一端枚不得而舉也於公之政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其所爲皆有惠愛於民之實宜太原人思之而不置云公諱惟一 字德

夫直隸安慶人嘉靖癸丑進士今擢陝西按察副使

案是碑立於嘉靖己丑冬距公去時四閱歲矣會督府兩溪萬公諮表循良邑人上其狀得所請云

寶賢亭記

國朝知府大興宗彝撰

予作令劍江初拜晉陽之命私惟晉世子寶賢堂帖與秦版閣帖並傳簿書之暇差得效趙叔文縱觀錦溪韻會尋閒閒之樂比至斷石零落卧荒草中先是大中丞白公屬司李王公炤千郡倅傅公鳴和於馬市壞園斷橋荒砌百費咨求予至亦復留心搜訪壁未完也昔讀少陵詩書牆壁之句以爲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六

或然及數視烽燹神物彫殘始嘆服詩以史名良不虛也民間不無遺本每欲臨撫足之念王獻之保母帖手自鐫甄顏魯公書亦課家僮指劃刀法恐工不良弗類何敢冒積薪束葦之誚爲姜白石輩所姍摘邪雖然倘鐵畫有靈寒山能語會當延津復合爲後之探奇攬異者所獲不則一嚮見味卽存此斷簡片石亦庶幾古人護惜風雅之遺意也予捐橐爲之鳩工庀材創亭以覆之亭額寶賢存舊名也時則順治十六年仲秋之月是爲記

寶賢堂集古法帖序

明晉藩世子朱奇源撰

予高祖恭王幼好法書初之國時太祖高帝賜前代墨本甚多曾祖定王蒙高帝命中書舍人詹希原教字書故睿翰重於當代是以祖憲王暨父王俱嗜書學數世以來無問古今但字之佳者兼收並蓄所積益富予於視膳問安之暇亦留心於古人筆墨閒每令侍者取古今名人真蹟法帖張於左右終日睇視潛玩一旦恍然見其方圓法乎天地動靜類乎山川其轉折回向則若日月周旋五緯出没其恣張放肆則若龍跳虎躍鳳舞鸞飛或如端人正士劍珮森嚴朝於法宮或如仙人野客跨鶴引鹿游於山林其高致逸興淋漓渾灑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七

於筆墨閒恣變橫出千態萬狀不可形容使人終日相對殆忘寢食於是取魏晉以來諸家字帖凡心之所欲者或臨或摹自幼及今不下萬餘紙予遂頗識古人用意處間有以古今法書奇帖來獻者或點畫之是否刻鏤之工拙亦頗能辨其真僞或得真者不啻隨珠趙璧終日把玩不忍釋手遂成愛書之癖日積月累前後左右森然充牣於几案閒者皆古今字書也性樂乎此他俱不能易自笑如蠹魚出入書中終老是鄉矣一日因與侍郎張公頤都御史翟公瑄論及淳化帖世不多見後雖演爲諸帖然多得彼失此如蒼頡字之祀

也孔子聖人也而帖或不收或又不取宋書以爲盡廢唐人法度然如蘇黃米蔡書入神品結體穩密有勁古豪逸之勢而不失範圍豈可少耶又不知漢魏楷法至唐復廢去彼取此是殆不然要之一代高人自有所見但取其字之工妙以見一代人物之用心自有所不必軒輊而爲去取也因取淳化絳帖大觀太清樓寶晉諸帖并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數十家暇日同參政王進副使楊光溥僉事胡漢楊文卿擇其尤者命生員宋灝劉瑀摹勒上石釐爲十二卷其次第先後字之多寡與諸家不同者因所取擇耳每一紙出輒刻意校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八

其一鈎一畫之似否雖昧於鑒賞不能盡如古人之用意然較之諸家亦頗精矣因命之曰寶賢堂集古法帖置之齋中以留示我後人非敢傳於士林閒也嗚呼三才之奧五經之旨王化之端緒道統之源流俱賴文字而傳豐碑鉅碣照耀於山川高文大冊震撼人耳目俾千百世之下高人韻士撫摩愛玩之無已亦賴字書而顯則其所繫不其重歟雖然前人以疲精神棄百事而學書者爲喪志孔子不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予留心於翰墨必勝於博奕使聖人生今之世亦將稱許之矣則

亦何喪志之有因書梗概以序其所自云

三功祠記序

明推官唐公靖撰

余小子公靖識闇而生晚甫釋鉛槧卽理太原刑章閒於文獻徵往哲尙有典型可儀也夫晉瀕虜當嘉隆之際無歲不戒嚴民竭蓋藏以供軍興不給內復苦於郵傳諸徵調幸天以三公惠晉合筴而調停之波臣响沫卽頽尾忘勞始得一意供飛輓而不疲於奔命也者造福於晉甚厚亡何而萬公去去無何而石州之禍作矣噫嘻以小蘇之民而絳方張之虜人情洵懼其勢殊急而不得不寄干城於陳郭兩公乃其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十九

時陳公所督者學政也假令託辭校士而避之河東上黨閒郭公且不免以孤力而事去矣聞之古大夫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然閒亦規事宜擇利便而後動乃公毅然身率諸士民獨當南關一面倡堅守之議寢虓鬪之謀諸所解畫在在按紀律虜聞之悉望風解去晉陽賴以無恙故爲萬公易爲陳郭兩公難而爲陳公尤難之難者崇祀春秋血食萬禩固其宜也唐公靖曰余耳父老談款貢以前事使人病悸軍旅之寄二大夫實身任之田禽利執金湯增險苦心哉禦灾捍患者乎其運籌且一稟於督學使者尙所稱

樽俎折衝質有文武者非耶既而解辦獻琛幾五十年民安樂利則當時保全之功居多焉予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晉生靈千百萬之不木肉於虜者伊誰之賜虜今陳公與萬郭兩公並祀名宦矣然萬郭之後未見大發其祥惟是陳公公子曰培所先生者來觀兵樓煩從三老之請移祠南郭勒貞珉以紀其績是謂得能子而益彰者乎第大施未竟佑啟後人垂帛銘旌行且懿鑠國史於不朽區區者抑以侈晉乘可也

復古指南序

明知縣金鄉周永春撰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

永春眎事會城之明年有人計之役旋會諸上區畫諸事宜悉如農之有畔謹遵之可幸無罪而歲事稍豐民重犯法而輸賦易於是覺搶攘之日較少於前間進諸雋士而月試之詢以風俗之媿慝治理之緩急諸雋士謝不敏而委諸縉紳大夫於是就鄉之縉紳大夫而願有請也曰余自惟謏謏者而猶閭室也竊聞沃土之民淫淫則忘善瘠土之民勞勞則思善今民不知勞而淫心舍力奢溢僭濫俗敝矣若之何復之諸大夫其有以振我乎諸大夫唯唯曰惡儉卽奢耗敝之風也去奢崇儉長吏之經也微君侯之有問也而願以請况

問及之矣省會男子不務蓄積數金之家盡炫耀於服飾之間叩其家無有也婦人白髻而妖服不蠶不織而習於些窳遇賽會則男女肩並而駢集而城東聖母一廟每朔望則婦女走之如鶩婚嫁而競裝宴會而崇侈物力耗矣又其舛者居喪有僕僕之苦無戚戚之容竭其筋力以供不經之費而家乃蕩然矣始猶天潢之裔席寵鬥靡而今遂濫觴也言之太息挽之無由亦且奈之何哉永春復請曰所言數事請自今與之更始所不從吾令者抵之法其有瘳乎顧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東之法而民不從適滋玩耳禮禁於將

然之前法禁於已然之後諸大夫得無意乎諸大夫覲然而笑曰有是乎君侯之可與言更化也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禮之所喻民不知其所以然則風正俗美在此一舉矣於是退而取儀禮諸書互相參證自國朝集禮而外罔不攬摭其臧耳目不經見聞者不載焉自冠禮以至交際凡十欸明白簡易而又繪之以圖俾便觀覽也諸大夫之心苦矣書成惠永春一冊且以問名於是遍拜謝之曰諸大夫竟不棄而發予之覆也夫風會日流俗漸澆訛民摇摇如適大澤之野愈趨愈迷乃唐臣封德彝魏徵於古今升降之際互相辨論而

上卒從徵言徵之言亦既效矣今之未始不可復古也則此書爲之指南也於是名曰復古指南諸大夫曰復古公府之所有事若指南則吾豈敢第吾儕爲士民表勿先蹈於奢爾矣

太原正祀考序

閔煦譔

正祀考者何考諸晉乘名宦鄉賢從祀者正之也名宦者何宦斯土有功烈駿名者也鄉賢者何生斯土有休懿可範者也夫宦有賢名賢稱鄉好亦既取而祀之矣何爲而考正之也夫正者正其人之不正也不正者正以其未考也惟考之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二

慎斯正之嚴正之嚴斯祀之當祀之當斯淑慝辨淑慝辨斯監戒昭而人思勸此聖王鼓舞萬世之機也刻之者何懼其久而湣且湮不正者或得以濫與也斯舉也遯遯太古邇逮我明貴自公孤賤極遺逸太上以德其次以言苟裨名教咸庸考定否則報享無徵風世無紀奚祠爲矧澤以世存名由實著禮自情通者又紛紛於其閒嗚呼正其不可已也夫仙居景山李公來按茲土首謁文廟遍觀二祠穆然興感議下文所司校讐裁定煦不穀爰宣諭郡邑長咸具祀帙以告於是搜冥摘隱覈眞拔特抑浮黜僞思爲典禮助茲用告成

當序諸首簡竊仰而嘆曰猗歟休哉祀典之制也聖王所以
曲盡人心感動人情者也故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
國能禦大灾能捍大患五者作則固至嚴且重矣非此不在
祀典夫祀之言事也匪誕匪瀆事之道也誕則弗任瀆則弗
歆况夫孔子之祀也東漢永初始有闕里之舉厥後釋奠用
八佾軒懸之樂儀文漸盛則知二祠祀典闕而未講久矣洪
惟熙朝撫運凝圖創新洗陋正號定儀典禮大備尤于庶位
簡釐從祀諸賢經法奕休百世莫易宗廟之美當時且謂得
門而入者或寡則今之祠而祀也可無俟於正不考而識也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三

哉故治國如示諸掌必在明郊社禘嘗之義而忠臣嘉賓得
盡其心者亦自飲食將幣帛之餘也在昔法施如譽堯勤事
如舜定國如禹禦捍如湯文武已等而上之後有作者雖必
不可企而齊令德膚功昭昭睹記於禮皆在考正之選矣論
世推澤辨名度實比禮協情固有前人之章程在或詭僻以
蔽臆附自私非不穀所敢知也然則三皇汨於醫師軒轅謬
於算祖太公辱於武夫又後世之所異而憾者禮樂以俟君
子其孰任之况夫八蜡之列雖貓虎有功於人猶不忘報至
尊既祭之末且及於燁炮翟闔之徒苟祀典所與者烏敢以

訾議之耶是故祀名宦以重功也弗沒其德祀鄉賢以貴德也弗隱其功詳於古公論弗可違也畧於今盛典未敢僭也一得自限尚有採酌未精而疎畧之者幸賴高明增損之耳噫嘻茲考也風化關焉由今視後有能興起者知風所自庶無負惓惓崇祀之美是景山公嘉惠意也不穀將冀觀厥成焉耳又何贅

迎澤橋銘

有序

明按察使京山李維楨撰

晉城左仰而右下東北城址俯視西南樓櫓若高屋建瓴也城三面惟南郭數千家之市市有少城而所部東南諸名城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四

大都冠蓋輪蹄輻輳不絕南門樓曰迎澤下有木橋當兩城間歲久圯毀溝澮水注隍中没人咫尺邈若河漢樵蘇不入細民無所舉火魏中丞李公檄治橋易木爲石無憚一勞小費務垂久遠維楨時攝守巡兩道事與參戎劉君國光闔師謝君極王君世卿太原守關君廷訪丞董君大化成龍倅陳君鉉陽曲尹梁君之垣簡兩營之伍士與邑健兒備邊番休者庀財分職左右先積土障流水且以通行人然後鑿深築堅以次層累而上爲三門其上平如砥欄楯翼之修百有二尺廣二十有五尺高十有五尺而羸石菑深三之一閱四月

而憲使孫君承榮還治率作訖工以覆中丞名之曰迎澤因
其門云徒杠輿梁古爲王政今著於律卽窮鄉下邑莫不宜
然矧茲都會近在几席勢據喉舌者哉前人因陋就簡今極
弊壞而後圖之甚矣舉事之難也中丞撫晉功所宜紀太常
考景鍾垂青簡者何限茲役雖細要以革故鼎新非一手一
足之爲列也諸執事以楨與聞未議使志其故勒石而樹闔
閭中用詔後人銘曰城則有隍隍則有梁此物此志聖作金
湯河山表裏故都晉陽南面而治萬邦之方石梁翼翼示我
周行如虹斯帶如漢斯章微哉猗猗匏涉葦杭靡揭靡厲靡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五

漸帷裳日之出入作息有常來者熙熙往者穰穰雨何滂淫
水何蜡坊劇駮崇期縮轂厥亢湯池增深金城增強善建不
拔其德乃長維石具瞻令聞令望永言保之敢告同防

狄梁公贊

宋范仲淹撰

天地閉孰與闢焉日月蝕孰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
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
字懷英太原人也又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
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
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

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
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千年垂光
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狄梁公

傳山譔

梁公吾太原人至今城南狄村傳公故里公忠勲在有唐多
微用而宋祁新書殊略不錄乃知舊書之不可廢也公薨五
年而五龍夾日之功成使公若在武三思安所貽感於桓彥
範柬之五王哉裴炎廢中宗吾終不以爲非公眷眷復廬陵
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者要之正名而已爲唐不爲中宗矣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六

旣爲唐焉得不爲中宗耶當時若有告公者曰中宗旣廢矣
再生立之亦無補於有唐還之宮中逕立相王爲天子使以
帝兄終天年武韋之禍不弭而靖公能行之否耶公定不允
然公在三思無生理無用是也若以此事告五王五王且以
爲反矣而此事至今惟可語公

右讚錄於歷代名臣畫像手卷藏邑人家傳徵君手筆題
者其讚止十三人王右軍陶靖節文中子虞文懿公魏鄭
公杜文懿公裴晉公狄梁公李衛公韓文公白文公陸宣
公房文昭公

狄仁傑論

宋文忠公蘇轍撰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閒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七

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

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
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
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
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
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
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
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
之不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
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
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狄仁傑舉子論

國朝相國澤州陳廷敬撰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比之
祁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君爲質事
絕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每從容進諫
勸召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鵡兩翼折仁傑對以
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子則兩翼振矣鸚鵡之翼

釋以二子權也舉子之事亦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憐舒祺仁傑之舉光嗣其迹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爲質於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變嘗觀李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汾水源流說

舊志叢紀名未詳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二十九

按水經注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其東首枕汾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於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泉源道於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常隱居於此汾水又南與東西温谿合温谿水出右近谿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蔭雲垂煙接自是水流潭漲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城又南出二城閒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干城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上寬平峘山夷

水故地理志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祖十一年封靳疆爲侯國復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之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漢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按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咨乘滹沱之水轉山東之費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羊腸卽此倉也魏土地記曰秀容塞外人徙居之立秀容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

護軍治沿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酸水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於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洛陰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孟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孟大夫洛陰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爲城有南北門門闔故壁尙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塞外人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於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太原郡治晉陽城秦昭襄王三年立尙

書所謂既修太原者是也春秋說題詞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原成王之碑舊有梁清泝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卽今清源縣不悉書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一

古文摭摭諸家之說既鮮斷制又無文法以其繫汾水源故錄之

府學石刻聖像跋

明太原府同知蘭陽楊士魁撰

古傳昔有執政者過煙驛梁其馬嘶仗策而不進遂得此石像於橋之下乃唐吳道子筆也至正辛巳廣東宣慰都元帥僧家奴摹刻於廣州學庠歷傳已久予於忻州王進士家獲瞻斯像精神儼然如生油然起敬語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信可想見也因命介山郭海重勒於石以傳不朽

府學石刻聖教序跋

明督學道劉儲秀撰

字至於晉晉至於王王至於行已極矣黃庭蘭亭楷也荷華
札草也潞已俱刊矣行如聖教序獨可缺乎哉故今陽曲崔
尹廷槐以詔原生循模諸貞珉而布諸學宮云或曰儒釋不
同崔曰取其書不取其人况非是莫好卽此是學其卽程伯
子主敬之意

鐫補寶賢堂帖跋

國朝知縣浦江戴夢熊撰

寶賢堂集古法書勒石於有明晉藩世子而原出自絳帖其
臨摹之眞贗鈎補之工拙青主傅先生論之詳矣若夫遊雲
驚龍風檣陣馬實爲世所珍尙迨我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一

朝鼎革之際石多散失順治己亥間郡守宗公司李王公搜奇
探勝得於斷壁頽垣者二十餘塊而石終不全觀二公記序
有欲求民間遺本臨撫足之慮工弗良冒積薪束葦之誚會
當延津復合之語夫滄桑變易物有興廢峴山之碑與沈淵
之石其猶有復存者乎則是白璧之完不可恃也方今
聖天子右文重道薄海內外油然向風金石遺文隻字貴於拱
璧而寶賢一帖獨有玉碎珠沈之感豈非缺陷事耶余簿書
之暇遊心翰墨因訪求藏本舊搨捐資給廩延邑諸生張敏
臨摹鈎勒鐫之上石計補五十三塊而全帖以完復捐修亭

屋十間以蔽風雨之剝蝕雖鐵畫銀鈞工拙參半識者自能辨之嗟乎傳之久而不易磨滅者無逾於石積之多而不爲物所忌者莫過於書然而聚散升沈亦有定會况乎金玉貨貝人世之所欲得者而欲恃爲長久則過矣遂因序而並及之

宋太宗壽寧寺書庫碑跋

國朝朱彝尊撰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三

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按史帝旣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所謂秘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眞之館閣使修羣書以役其心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於權謀秘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

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補鐫寶賢堂帖跋

國朝徵君邑人傅山撰

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後來樸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則有肅藩之淳化仍其舊名卷次不少變更周藩之東書堂晉藩之寶賢堂則稍有顛倒增益今此三本並行人間汴帖樸勒無丰采肅帖豐肥濃態側出晉帖圓秀適媚出周肅上二王鉤勒尤爲精妙獨獻之授衣一帖不及肅帖遠甚然肅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故老或傳載取絳帖之石而冒之以寶賢之名往聞諸府中老尉言取庫中分藩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四

時所得絳帖鉤之上石按絳帖始於潘師旦或謂爲潘駙馬帖蓋潘氏世居絳郡故也單炳文考論最爲精密曹士冕甚服其博於其所謂東庫本下注謂潘所居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得其半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由此言之石在宋代已分爲二晉藩又焉得載而取之且寶賢卷次與絳帖差互非絳帖之原石可知單氏謂大令復面帖面字右邊轉筆在石空缺處新絳無右邊轉筆第七行行書止字新絳作草書心字今寶賢面字不缺右轉止字不作心字鉤之絳帖之證一曹氏言宣示帖報字右邊直畫向左鉤起夢字下

夕字微仰曲今寶賢鉤起仰曲皆與曹氏言合鉤之絳帖之證二又謂宋儋帖多燥筆今寶賢此帖猶有燥筆鉤之絳帖之證三且其自序亦言取庫中淳化及絳帖鉤之謂鉤之絳帖者爲是石經亂不全棧櫃糞壤僅得七十餘塊其廿餘塊有得之東門人家水竇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爲竇本遲至汝翁令君采烹鮮之暇流覽感慨於兵征催科鞅掌之間興及銀鈎鐵畫乃延晉水段生絳鉤補鑄勒五十三塊而頗欲還其舊觀迂人且以爲不急之務非夫風流醞藉孰能若此者乎老來諸緣牽率一切皆斷惟水墨積習未除復此勝舉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五

但有贊嘆全者不全不全者全時節因緣虧成之際正自爾馨但此工速成當再因榻本而端睨修飾之與竇本神彩不遠卽名寶賢竇本亦可使曹氏見之不知快當何如定不作武岡新本觀也竇本余別有說此不贅

文徵選輯詩賦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咏與夫涉太原縣境題咏者悉刪汰之嚴志例也其已附注於鄉都古蹟寺觀下者不復重錄

汾上警秋

唐許國公雍州蘇頌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寄狄明宵

唐工部員外襄陽杜甫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
今古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
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
啟汝門請從魯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
河終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
決召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
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
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况乃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六

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饑下巉巖蛟之橫出清
泚早歸來黃污人衣服易昧

狄梁公詩

唐散騎常侍滄州高適

梁公乃貞固勲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潛運儲君策待賢開
相府共理登方伯至今青雲人猶是門下客

送司徒周經

長短句 明邊貢

周司徒眞丈夫直氣稜稜霄漢俱致君已作堯舜主拂衣歸
卧山中廬山中卧今幾載鶴髮童顏履聲在十書五疏招不
回九重虛席空相待北來頡利西羗胡爭問司徒今有無乃

知繫國輕重者不獨廟堂公與孤周司徒眞丈夫

晉陽城門閱武

明右布政河南衛吳三樂

地迴絕紛華凭高望轉賒山橫三晉出水抱五原斜野戍聞
寒角客愁入暮笳向來懷古意倚劔一長嗟

聞警閱武

前人

秋日初暄金鼓聲朔風獵獵晉陽城旌旗晴閃汾川水雲鳥
寒沉細柳營謀國丹心須俊傑登壇白面媿儒生可憐羽檄
年年急拔劔何人遂請纓

登晉陽南城樓

明布政太倉王世貞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七

高城飛閣頰孱顏陟絕丹梯手自攀四塞西開秦道路百盤
中吐晉河山雲邊兩觀扶鴟尾天末諸峯出雁關能賦望鄉
俱莫問清尊好趁羽書閑

續五子篇

前人

明甫瑚璉姿清芬溢其齒二十典方州三十賜金紫雖負循
吏聲雅非中所喜魔來付禪關戰勝歸名理餘事乃及詩亦
用開皇軌貽君山林日朗曠自此始

社中七子歌

明布政邑人王道行

楊公齒尊將八旬日炷名香朝上眞婆娑取醉面長春圍棋

賭墅輸不嗔揮塵譚元口津津自言呂祖常相親傲骨猶龍
不可訓高賢眼底空無人昔宰花封意未申至今遺愛歌如
新王公宛洛稱賢佐催科不擾民相賀解綬且甘林壑卧遺
書親與兒孫課年踰古稀誠老大不愛傍人扶起坐山中
友逍遙過微醺竟日能無情臨洮太守清且賢浮雲富貴歸
故園自笑囊中無一錢興至操觚若湧泉七日清齋北斗前
三時禮佛愛逃禪四十辭官三十年挑鐙能作蠅頭箋佳辰
坐上來嬋娟不飲偏能醉十千高帝子孫盡隆準三雋英英
望僉允我愛梅亭髮猶鬢手拂朱絃調玉軫蚤馳芳譽稱膚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八

敏語語烟霞鬱芝菌不惜餘金留客盡坐上公卿常滿引博
得詩篇被欄楯蕭然一任諸邸晒北門宗尉推正莊曾騎白
馬獵長楊好施屢擲千金裝選勝爲園如辟疆園中花鳥雜
笙簧傳呼大吏開壺觴夜深顛倒著衣裳晚年好靜龍德藏
優游吾黨殊清狂細與論文不可當菊溪公子滿溪菊至性
渾如未雕樸將得初英釀酒熟興至葛巾常自漉寶馬金鞭
何逐逐青樓醉擁湖姬宿白眼時人太反覆心事青天有電
目得爾跼然在窮谷相勸歲致千秋祝王生蚤放南山耕學
書學劔俱無成三乘九轉紛相爭仙源祖意邨能明仕宦無

論公與卿文章何用身後名歌舞沉湎非我情獨坐空林絕
履聲杯中有酒且須傾鏡裏隨他白髮生叨從七子金蘭盟
搔首狂吟指太清

兵後趙莊卽事二首

明同知邑人霍鵬

落日孤村人尙逃亂山猶擬閃旌旄閭閻到處無完屋營壘
經旬有燼蒿殘菊露涵花涕淚寒林風起樹悲號我來不見
農桑侶寂寞空堂首重搔

戎馬初歸膽正消不堪落木更蕭條近村破喪惟聞哭遠路
逃亡未見招城郭日傳催版築吏胥被報起徵徭使君痛此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三十九

須彈淚已有飛章達聖朝

晉府晏二首

明晉王朱敏惇

盟府圭璋舊尊賢帶礪長親親同魯衛表表憶龔黃堂僻栖
雲廠梅肥伴雪香保民如不負尊酒答家皇

小宛虛前席良宵接上游有人裁雪調無客不風流陽氣舒
桐葉恩光借冕旒庾公佳句在鏘遜獨相酬

登永祚塔四首

錄一

明李溥

三晉樓城頰首看一聲長嘯倚欄干振衣絕頂青雲濕酌酒
危峯白日寒轟轟蒼龍擎宇宙綿綿紫氣發林巒我來欲把

星辰摘到此方知世界寬

夏旱

明知縣邑人錢文蔚

亢旱經時久何曾見麥花火雲常在眼饑雀不離家正念閻
閻苦何當賦役加朱門誰氏子五月已嘗瓜

除夕

前人

少小讀遺經盈虛有至理曰惟天地人繫誰能外此今夕一
年盡浮生何爲爾三男俱未成四壁眞如洗風燭不暫停河
清難可俟咄嗟勿咄嗟流行而坎止

田家

明侍郎邑人李成名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

辛苦是田家今年恨轉奢天高從望雨風猛雨搏砂已見苗
皆死何當賦又加追呼如火急猶令赴官衙

擬古

前人

司馬傳貨殖魯褒論錢神富貴雖可欲利害實相因古風日
寥絕末俗竟沉淪趨利工壟斷嗜進營要津算至勝牙儉乞
來驕婦人俱假伯夷貌已傳盜跖眞斂怨築華屋含羞擁朱
輪侈豪誇僕從攘利無朋親寧暇恤人怒兼不畏鬼噴試看
孫叔敖何如石季倫貪人還自賊古訓宜書紳

弔忠烈祠

國朝巡撫遼東劉宏遇

數楹高矗齊雲立畫棟翬飛光熠熠登堂惟見姓名存正氣
猶生眞堪挹干戈當日雲中起勢若狂瀾莫可止諸君俠骨
砥中流文武同心堅自矢賊令傳來好諭降裂眦碎齒血盈
腔寧甘刀鋸心無二節義如山不可扛孤城力竭勢難支猶
整殘陣待六師捷書未報身先殞九原何處雪餘悲張許南
雷諸豪傑同時殉難皆全節杲卿罵賊不絕聲今昔忠貞同
一轍寒烟幾處淡荆邱觸目汾河不盡流至今氛靖中原定
報主丹心萬古留

前題

國朝推官文安王孕祚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一

雲中十萬起妖氛晉地山河白日昏四方牛犢化刀劍千里
原平列陣雲陣雲鼙鼓震天鳴大邑小邑無堅城邊關戍卒
奮臂起羣引小醜歃血盟戍卒小醜偏袒呼道將率爾爲所
俘丈夫一身誓許國忍令名節委於塗太原兵巡氣食牛投
鞭欲斷滹沱流原平壯烈神鬼泣千秋再見嚴江州南風不
競北風強平水河西望風降共看百姓靡如草誰憐長吏勁
如剛長吏報國軀命薄照眼并刀霜錯落死孝死忠臣子誼
豈爲垂名圖麟閣 天威赫怒海甸均特簡中丞蕩醜倫生
者存恤死者安痛念諸公作游魂爰命匠石鳩土木爲祠以

祭妥爾神爾神和豫悅且康黍稷明德並馨香我來俯伏拜
祠下欽公英節凜冰霜嗚呼山可泐兮石可竭諸公正氣揭
日月誰云聲教百世風直與天地長不滅

贈傅青主

國朝學士汾陽朱之俊

雲客不慣城市步要入千峯萬峯住嘯聲散作滿林風鶴語
時墮青山路乘興偶來汾山側挈壺懷刺人爭識一見開襟
勝所聞樽前頓長青松色星冠鶴擎何歲始云經離亂才爾
爾書著一部晉春秋詩紀三年新甲子滿腔肝胆不盡吐霜
夕哦成月卓午兒問題詩贈阿誰太原高士傅青主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二

七賢祠二首

國朝傅山

身隱文焉用山僧乃勸詩顧瞻七子貌蕭索五城思古柏神
壇暗秋陰天意悲此中題不得羞殺狂夫爲
老衲爾知否七人不盡賢鈞衡容逆賊紳笏媿香煙獨有雙
忠烈餘皆一節傳李公碑贊好斟酌序當年

汾水新船賦

唐徐彥伯

賢哉徹侯求人之瘼分帝之憂以爲冀方輸轉病於行轉乃
乘素秋鏡清流假道於河北息肩於吳牛因去彼以
捨車而造舟革故鼎新裁規制通子房之妙略運宏

潛計測淺深之量將載沈而載浮陳去就之宜則既濟而未
濟宜夫席帆錦纜蘭橈桂楫不日而成嘉謨允叶蒲具罔設
詎勞漁子之家財用無虧不奪農人之業水之積也厚船之
動也捷迴翮並驚識波上之雙鳧儵忽孤飛見天邊之一葉
伊負重以致遠非叩否而人涉及夫安卑委順外靜中虛混
泥沙而閉矣象智者之居諸逐便乘流排難觸物泛波濤之
不拙壯勇者之拂鬱船之時義吉無不利向之爲材也標挺
特之材今之爲器也作殊常之器若往若來無顛無躓淫奢
自戒厭殷帝之酒池游戲無虞恥丹朱之陸地鷓首翩然魚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三

鱗北川映汾陰之寶鼎參漢武之樓船當秋風之擢楫候明
月以扣舷載廩儲而奉國達方物以朝天可以通河渭可以
溯涇灑斯暫勞而永逸將冠古而爭先且知君子攸作務於
遠大美利亟行莫不繫賴厥聲載路賡歌濟巨川之功史不
絕書考課護疇庸之最別有荷爲衣兮蕙爲帶鼓輕柅兮張
翠蓋杳眇煙波之末夷猶區域之外願一涉於龍門接神僊
之嘉會

拱辰樓賦

有序

明督學道鄆陵陳棐撰

晉陽城之中有譙樓嶢嶢宏闊高入雲表古譙樵通採木結

構爲之故曰譙焉樓重物也高明覲遠樓樓然故曰樓顧樓
之北面舊榜拱辰者以宦斯土者每有思君戀闕之懷乎丙
辰歲清和旣望月哉生魄大司馬中丞麓泉王翁以節鉞督
撫之暇率藩臬閩司開讌茲樓余寫同席忠赤之懷僭庸佔
畢作斯賦焉賦曰睠茲土之形勝兮擅名區曰晉陽舜分州
爲并冀兮周建國而爲唐起雄樓之曩廩兮奠闡闡之中央
右遠矚乎大河兮左平挹乎太行上摩青蒼於寥廓兮下壓
坤厚之無疆浮棖走拱兮層檻脩枿鉤心抱角兮繡棟雕椽
列綺疏而四面兮簇葩卉而層懸旣像九天之雲垂下兮九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四

類海邊碣石之崑然齊晨霞以疊極兮攀倒景而凌煙北迎
風而立觀兮臺秀出於中天屹對乎節堂之下兮而迴闕於
督撫之前時維首夏氣屬清和四民安堵千里謳歌紫山塵
靜青海無波麓翁司馬栢堂主人迺張禮筵率賓屬萃冠裳
命絲竹少焉揖讓洽悅盃觥交至俾睥睨而遊觀登軒楹而
遐視覩夫山翠四圍泉流雙泊岡阜蜿蜒園塍鱗次平高衍
以如席蔚桑麻而列幟東望則方山嶙峋頂若冠縱逶迤起
伏北向阪泉是乃軒轅戰勝之跡入晉文之夢而開霸業之
先千秋祠廟古栢寒煙南望則龍山之下晉水源斯松栢布

蔭虧蔽光曦陂渠互注霧走雲隨傍有叔虞唐君之祠剪桐
封命瓜瓞靡隳西望則呂梁之山大禹所闢危巖絕岫千仞
崩劣洪流盪激聲振天墟殺孟門之波而稍息猶如千駕之
雷車非賴九載之底績傷哉萬姓之爲魚北望則石嶺之外
九原之岡阡塚纍纍晉臣之良有句注之險阻陰館之途長
界閔雁門迤邐龍荒而翹首雲中之冥杳猶如昔日羣鵠之
翱翔近望則汾流右遶而拖帶晉山西倚以張屏烈石巉巖
寒泉鳴烟宛如竇大夫之遺靈而萬竈青煙千墉粉雉尙存
尹君保障之形百姓時雍四表光被尤深仰乎堯世之咸寧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五

栢臺主人逡巡降席周旋出戶步至北楹顧謂賓屬曰諸君
之覽眺真有遙吟俯暢思古慨今與登臨送目者異矣試隨
吾手所指極目於層漢之表翹首於五雲之際大有可仰觀
者乎彼三殿雲連上摩蒼昊雙闕日麗傍峙金莖應紫垣之
正位連瑤光與玉繩乃聖人端拱時內苑兮西清願泰階之
黃閏兮及勾陳太微之皆平欖槍頓落兮熒惑消明庶臣子
輸忠之念兮偕當時樓扁之嘉名薇省賓屬訢然一人趨而
進曰人道貴兼乎忠孝彞倫同重乎君親聞有梁公卓哉偉
人登太行之高嶺望白雲而思頻余家近乎河陽兮先廬在

乎洧濱離庭闈之四載兮尤馳想於斯晨所以登茲樓也南
可望乎家山北遙瞻乎帝國效子牟而志願陳力感仁傑而
亦動悽惻既切戀乎楓宸之前亦懷念乎萱闈之側是以余
情恒注於望雲回首尤先乎拱極

進鐵鏡賦

唐喬琳

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爲鋼雕鑿而雲
龍動色磨瑩而冰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於明王故
有徹侯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星共飛登車而月輪相送
妍媸之鑒已久肝胆願呈者衆鏡之既明星衢是亨繼照三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六

斗共霽凝輝四海俱清鑑人無私知道以虛受處已不厚見
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攜偃仰旁觀而山澤入懷俯視
而雲霄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亦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
之物攸光勁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客因進而歌曰金之
精兮衆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不雜明
至察兮醜類相慚幸秦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舊志序錄

前明陽曲志創於萬歷三十五年山東蓬萊縣進士梁邑侯
之垣撰次萬歷丙戌進士邑御史李光輝訂定叙凡二篇光

輝叙曰中燕秦以上游天下者晉以郡因以邑者太原之陽曲則是不腆陽曲爲冠冕於海內邑也臨汾阻山之勝陶唐氏深思節儉之舊俗而磊砢英多之人物宜有乘載列在職方副之官府以明晉重且以觀天下顧溯自開國迄今書闕有間采風者疑焉今上三十五年東牟梁侯以進士高第來爲令政成教洽百廢具舉則求問掌故而嘆曰不可當吾世文獻不足使天下有以窺吾晉於是以其間披方圖發陳牒延耆生相與講於纂修之事且徵信不佞俾訂定焉志成合凡若干卷命不佞序之余惟史功最地里爲冗錯不易采治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七

以余邑乘載之闕有間俛而問纂修諸所散之方域家言爲吾志攷信者輯而虞其寡也諸所散之非方域家言爲吾志取材者輯而又虞其多也偶涉之函或存一事難竟之冊僅舉單文而斯編括搜靡漏參核必精詳不穢簡不瘠體例備焉條貫晰焉今夫後之吏於斯生且長於斯者覽所爲臨汾阻山者而慨然求所爲故墟遺民深思節儉磊砢英多者而茫然退而問諸掌故而斯編之中歟爲列代爲次者井然辨秩然具也可以考俗可以佐政可以博聞而尙友斯亦余邑之鉅典鴻製而晉所繇不失重於天下者哉蓋余聞之晉故

晉之司典者伯鷹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爰有董史籍氏之裔孫談數典而忘之爲譏而御史於古稱柱下實掌圖籍方書余從晉之司典者後而復承乏是官夫重晉以爲觀於天下侯實重之余不佞第藉手於侯以幸迨籍氏之譏而已矣

前後不署名亦無年月

按察使司李維楨叙曰劉子洵論史之流別有十曰偏記曰小錄曰逸事曰瑣言曰郡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地里書曰都邑簿然其可采者殊鮮而今之爲郡邑志者於其體或得十半至於都會之邑有王國及諸臺藩臬大吏治所則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八

十體無所不具非有良史才孰能任之山西藩治陽曲而縣二百年無志曰者諸臺修山西志謬以屬余檄諸郡邑各爲其志而郡丞越人董瑞翔攝行縣事草創之會擢守柳州去萊人梁奠宸來爲邑令自親其文業始竟夫謂志出於史則可謂以志爲史則不可時異勢殊體式不同權非衮鉞職存掌故司馬子長所謂整齊故事云耳然而書事記言當時之簡資乎博聞實錄勒成刪定後來之筆貴乎雋識通才故曰文士多而史才少賦兩都詩八詠兼能成漢宋書者幾何人哉是志也兩君以文人代史局鑒裁宏遠知識周悉按據明

審言精練而事該密其於揚挖人物不棄沉冥不徇貴倨動
遵繩墨理絕河漢令人坐戶庭披囊篋而千載瞭然在目蓋
荀悅于寶並以五志爲要志庶幾無憾不翅兼子泫十體而
已余嘉兩君速告成事而愧狗馬病汗青無期輒爲之叙以
示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意焉

首署雲杜大泌山人李維楨
本寧甫冊首不列纂修諸姓

氏不無闕
畧之憾

戴夢熊字汝兆浙江浦江人康熙十五年以監生任陽曲知
縣於二十一年與府縣兩學教授李方蓁教諭劉中式諸君
定著陽曲縣志爲十四篇篇各爲卷一曰天文爲類五二曰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四十九

方輿爲類九三曰建置爲類十一四曰貢賦爲類八五曰祀
典爲類四六曰學校爲類十七曰政令爲類二八曰武備爲
類七九曰官秩爲類八十曰名宦爲類一十一曰選舉爲類
十一十二曰人物爲類九十三曰雜述爲類三十四曰藝文
爲類七卷首列圖六其時距前明邑乘已八十年雖非創始
而承賊氛蹂躪之後其搜剔固已勤矣夢熊叙曰

聞之志一史也自周禮建史官而志之文以出歷稽往牒天
子有國史侯國有外史今省郡各有紀載非侯國外史之遺
乎邑志亦然凡爲邑志者必著方域詳物產悉風俗紀人物

書宦蹟錄節孝所以備參稽垂法戒也無志是無邑矣苟無邑亦烏用是令爲余自丙辰冬謁選爲令得晉之陽直蓋山右首邑也迨蒞任受事詢所以志陽直者則已多殘缺矣訪之邑人僉曰是志也故明萬歷間東牟梁侯爲之於今幾八十載雖缺略有間尙不至淪爲烏有余憮然曰今

聖天子崇尚文治徵天下郡邑志上之史局命儒臣纂修聿成一統之盛陽直三晉首邑徵文獻者先焉而志之闕略如是寧非守土者責耶乃於今歲壬戌謀諸兩庠學博諸君集邑之薦紳衿士共議編輯而纂修之用是訪求博聞強識之士佐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十

學博諸君以效其採輯編摩之力余因得而叙次論列焉昉於季夏竣以季冬凡七閱月而書成余思晉陽自叔虞肇封歷代傳爲名鎮山水之
之潦 視隘陋囂塵不埒也古昔賢哲其躅 立也芸然視晨星落落不埒也士醮於鄉掄於庭接踵 爲黃鐘爲大呂視箏鳴缶韻不埒也文章之擻芳擷采倒海排山發於至性根乎理道視無根核之言不埒也且余待罪垂六載土俗民情知之頗悉敦朴務實崇儉力農視夸詐浮誕之習不埒也以是域而泯然無紀非地負人人負地矣竊史之義以構志之文余或者可

以這厥責乎況諸君子匠心竭才而出之余雖叙次論列其能忘諸君子之苦心哉茲役也余始終身任其事不敢以錙銖煩邑人非矯也聊以盡守土者之職云爾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二之日文林郎知陽曲縣事加三級仙華戴夢熊撰

陳廷敬叙曰志也者其史之權輿乎後世爲史者徵於國史則有志狀碑版徵於野史則有稗官雜記若夫郡縣志則兼是三者而有之興革有紀科貢有表風土有志人物有傳史之體例固略具矣雖然志亦何易言也傳聞異辭事跡舛漏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十一

則失之踈囿於鄉愚謏聞淺識則失之蔽愛憎出入賤目貴耳則失之誣志之有三失猶史之無三長也無良志而求良史其將能乎頃

天子命修明史令天下郡國志書悉上史館余承乏總裁間一寓目則見躋駁蕪累者十書而七其有良者則必其鄉之聞人鉅公與夫有司之賢而有文者爲之因以考其時代辨其人材不勝盛衰升降之感焉吾晉於天下爲大藩陽曲於晉爲首邑其物產之浩穰山川之雄壯人文之閎麗魁傑不可以莫之志也舊志旣殘缺久而弗修今戴君爲令能勤其民考

其土之風謠物宜以周知利弊遂謀諸邑士大夫勒爲新志
浹月而成以序來請余雖未能見其書以戴君之賢與晉陽
之多才其書之良必矣其可徵於史也信矣異日史成而書
晉陽之人與事獨詳且核茲書之力也夫茲書之力也夫書
以俟之康熙壬戌孟冬望日 賜進士出身 經筵日
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通議大夫瀋澤陳廷敬譔

楊素蘊叙曰壬戌夏五余視學山右屬有司例以山川城郭
之圖及田賦風俗學校藝文人物之志進始而讀三晉通志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十二

見其文約其旨遠未嘗不輒然而喜曰典而核繼而讀并州
郡志考其事則富而不誣味其言則詳而不穢未嘗不欣然
而嘆曰靡而實終而讀陽直邑志自有明神宗以前東牟梁
君整齊故事網羅舊聞其間疆域之興廢戶口之盛衰以及
士習民風屯田馬政忠孝節義之氣衣冠文物之遺無不秩
然畢具自是以後世遠代更文獻云没掌故無存八十年來
上而

朝廷則壤之制莫稽下而里巷淳澆之化莫問大而綱常名教
莫紀其人之姓氏小而食息起居莫辨其俗之好惡一切流

風善政鉅典鴻模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曾無一人收拾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嗟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貽譏倘終欲保殘守缺則是田賦墳壤之宜不傳於禹貢山藪男女之利不載於周官也邑令戴君悼焉力志纂修集諸學博弟子員而參考之由夏而秋至嘉平告成請序於余夫一行作吏而留心紀載亦夏夏乎難之今日者戎馬粗安鴻甫集瘡痍未起徬徨撫字之無期流離載道紛紜救荒之無策方且敲朴喧囂犯其慮牒訴控僇裝其懷亦孰肯婆娑乎名山之業從容乎翰墨之場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十二

也哉昔吳札聞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歌謂其民有先王遺教則邑志一修由此君子深思小人節儉安知非陶唐氏之遺民乎故地域略見劉向之學問風俗條見張禹之經綸班椽紀五方欲人施省方之政紫陽修紀乘欲人得設教之宜如異日太史采風至鴈邱狼調之境視河汾鹽鐵之饒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宣上德而達下情不獨陽曲爲太原之冠太原爲全晉之冠亦且度地居民分猷佐理爲

聖天子陳詩納賈之一助云時康熙二十有一年歲次壬戌嘉平

上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

提督學政副使加二級前湖廣布政使司四川道監察御史
關西楊素蒞譔

李方藁叙曰春秋史之祖也後之作史者咸折衷焉余家習
春秋者四世矣宣聖傳心要典祖若父口而授之不佞童而
習之讀康侯傳蓋已明乎史之義矣比余秉鐸陽直官號外
史史固吾學亦吾職也壬子歲

天子允宰輔吾邑衛文清公請令各直省纂修通志以備史局
採輯余以廣文微員奉學憲檄承乏茲役因得取各郡邑志
寓目焉首閱陽直志則已闕而未備矣夫吾晉於天下稱文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十四

獻邦陽直於吾晉稱首邑八十年來令斯土者豈繫無人卒
未有起而議纂修者余於是不覺輟筆而三嘆也丙辰冬寶
婺戴汝兆明府來宰是邑至則求所爲志陽曲者而閱之則
又不勝咨嗟嘆息於文獻之不足徵也政餘共余商確慨然
以纂修之責爲己任因命余採輯其闕略編摩其梗概時余
以通志之役數載弗獲告竣逡巡未敢承命今夏通志告成
余已量移郡庠侯復命余同錄一劉君子文張君炳若文君
集士之博聞強識者共效其採輯編摩之力而余弟仙萼亦
與焉蓋弟亦業春秋者也嗚呼言史於三代以後難矣索米

遺譏穢史致慨無論已記煩志寡遷固已不能無議况其下此者耶且夫以國史之重詔修之嚴而秉公論豎特識者猶不可多得矧郡邑之志主修者守令分修者學士大夫其能直書不諱如古董孤輩者幾人哉宜陽直之志遲之八十年而未修也今戴侯決意修廢補闕余得藉手侯之力日從劉張諸君子後發篋載筆侯復以簿書之暇親爲考訂或論定其可否或次叙其本末分別條目因舊志者五六出獨見者四五閱七月而書告成侯之力也獨念余一氎晉陽前後一十六載始從事於通志者已歷九年今復爲此役俾家學春

陽曲縣志

卷十五

文徵下

五十五

秋得稍稍自見於當世余雖不敏其藉侯而傳也哉敬序簡端敢拜明府之賜太原府儒學教授曲沃李方綦頓首拜譔按古人著作必有叙例所以明撰述之微旨標去取之由來已成之書校讐家必有叙錄所以明著書之流別考篇第之存軼是皆出於不得已而爲之非苟以文辭相塗澤也晚近州縣志其爲叙者大率出於應酬又復以多爲貴初非有所發明則其志序固可刪而不錄第以文獻無徵與爲過廢寧過存之刊其繁冗錄資考核云爾

陽曲縣志卷十五終

